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著作者 玉田趙紱章

出版者 莫釐錢青

印刷者 益新書社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分售處 南京新民書店
各省大書局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鏖兵
-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三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士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殪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靡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明末痛史演義 卷六

玉田趙絨章著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官悟道

且說應元跳下湖去。那知水勢不深。不能沒頂。急切間死不得。早被清兵擁到。七手八脚。縛上岸來。鬧嚷嚷簇定。直奔乾明佛殿。原來劉良佐有命。必要活捉應元。當時良佐正箕踞在殿上。指揮軍事。甲士如林。只聽一陣喧嘩吵鬧。衆兵擁定一個長大漢子。大踏步走來。仔細一望。便是應元。不由雙腳齊跳。搶到應元前。相持便哭。（對鏡自家。必有此番悲慨。觀李陵答蘇武書。可知其意矣。）應元俯視良佐。微笑道。何必作兒女態。（字法。便見應元昂然氣概。）應元今日。惟一死罷了。良佐知不可留。只得揮淚。送交清帥。應元挺然直立。瞠目不屈。清帥大怒。略一揚眉。早有一卒持戟便刺。登時應元脛折。頓踣於地。便且命牽去。羈置在栖霞禪院。便是這夜。三更時分。院中老僧。

聞得應元大叫數聲道。速斫我頭。少頃便寂然不聞動靜。次日方知他殉節而死。這一場惡戰。凡攻守七十日。清兵困城三十餘萬。損折士卒八萬有零。城中死傷不下六七萬人。尸骸充塞。無一人哀呼乞降。真是古今少有的事兒。後來清帝念應元偉節。特命建祠。風示天下。欽賜祠聯道。七十日戴髮效忠。作太祖三百年士氣。八千人櫻城困守。留大明四萬里江山。寥寥數字。可見應元氣魄了。當時陳明選力戰嘔血。僵立在兵備署前照壁邊。尙自一手握刀。凜然如生。許用德全家自焚而死。這且不表。且說鄭芝龍。自道周募兵江西。恐侵他權勢。已經不悅。方遣人行刺去了。偏偏這時光。唐王又寵用了幾個朝臣。俱爲大學士。一個是路振飛。當年他在淮北。總督漕運的當兒。曾至鳳陽。恭謁皇陵。唐王方以罪宗。牢牢禁錮。那守陵太監眼孔本有天來大。那裏將這失水困龍。瞧在眼裏。未免事事吹求。弄得唐王不痛不痒。十分難

受。虧得振飛左攔右護。上疏請寬假罪宗。唐王方得少安。每至困乏。振飛又慨然助濟。因此唐王提起振飛。便是左右妃嬪等。都合着纖纖玉手。念兩聲阿彌陀佛。唐王福州稱號之初。先飛詔振飛赴闕。在路途中。已拜爲左都御史。及至振飛覲兒。唐王大喜。沒口子的殷殷話舊。說到傷感處。不由掉下淚來。登時君臣歡宴。直吃到禁鼓三敲。方命內侍們就御筵上。撤下金蓮寶燭。送振飛歸去。次日復拜玉帶名馬之賜。將振飛寵得沒入腳處。却是振飛也甚能啓沃婉諫。因唐王好覽書史。偏於操切。便從容進言道。陛下見羣臣庸碌。過於督責。史傳中所載名臣。未免文飾。如事事拿近人比擬。求全責備。恐舉朝臣工。都不足當陛下。一盼了。唐王稱善。因此寬大許多。又有一個曾櫻。前曾爲福建參政。與芝龍甚合得來。嘗累疏力保芝龍。其餘不必細敘。獨有這時張肯堂。又建一議。大略與道周計畫相類。是請銜命出募水師。由海道

轉抵江南。倡聯義兵。一面請唐王御駕親征。提大兵出仙霞關。直趨浙東。互爲聲援。這個議論奏上。登時闕傳朝端。更將芝龍氣得發昏。一個黃道周。那股牛勁。芝龍尙且牽他不轉。何況再加上一個。偏搭着道周。由江西時時馳疏。報上聯絡情形。頗頗得手。唐王高起興來。竟立加張肯堂少保頭銜。賜給勅印。一切命便宜從事。那篇議論。竟堪堪要實行起來。自己遣的俠客。却聲影全無。總不見回報。一夜芝龍夜讌畢。屏退侍姬。對燭獨坐。悶悶沉思。總要設法兒阻撓張肯堂的計畫纔好。正在出神。只見數名侍女。簇擁着他夫人走來。木屐兒如響屨一般。走得且是俏俐。原來芝龍當年遨遊海外。日本某王。見他器宇不凡。竟將女兒配他。那扶桑島國。本是生長佳麗之鄉。芝龍夫人。更是綽約如仙。芝龍一見。一天愁悶。且拋在腦後。便相讓歸坐。款款情話。侍女退出。自在廊下伺候。夫人正斜倚香軀。細品龍團。忽的一怔。側耳細聽。

這這是甚麼聲響。芝龍也便凝神。只聽四壁裏隱隱躍躍。都是琵琶細響。頃刻間越響越大。前後左右。鏗鏘一片。夫人驚得花容頓變。大叫怪事。侍女聞聲奔入。大家都張皇無措。姑且簇擁了夫人。這當兒琵琶之聲。越法繁急。只那見椽燭光兒。越縮越小。如豆兒一般。碧熒熒的發出綠色。忽的剝拉一聲。燭光騰起尺餘。砰一聲。一面琵琶。從梁上落在案前。分裂成兩片。其中却有一字柬。委在地下。芝龍驚定。忙拾起與夫人同看。忽的神色暴變。忙揮去侍女。夫婦密語良久。方携手入內。當時他府中人都摸頭不着。後來方漸漸傳出。原來那柬兒略道。公國之干城。不思復仇收土。徒擁兵自雄。奸民通敵。乃潛語橫蜚。誣及國士。幸天啓妾衷。黃公無恙。妾不難立取公首。然以國體所關。權寄公項云云。芝龍吃此一嚇。方纔少斂跋扈。却是那張肯堂一番妙策。終竟被他阻撓住。後來道周得知。恍然大悟。方知那婦人真是江湖異人。暗

暗稱奇不表。且說說唐王聿鍵。見芝龍雖不甚可恃。且喜道周等一班人。力維國事。四方號召。都有些起色。這時藩王弄兵的。又有明靖王亨嘉。世封桂林。當南京初破。他便招集羣蠻。稱起兵來。自稱監國。將廣西巡撫瞿式耜。軟禁起來。欲他歸附。這式耜字起田。常熟人氏。文武全材。性子忠耿。當時不動聲色。暗分遣使人。一面表上唐王。乞兵赴援。一面致書兩廣總督丁魁楚。請提兵弭亨嘉之亂。共輔唐王。使人方至半道。那魁楚早得報趕來。這當兒亨嘉所招的一股狼兵。又被式耜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阻截住了。亨嘉本是沒主張的顛預人。登時鬧的搔搔頭。掐掐屁股。不知怎樣纔好。想了一回。又老着臉。放出式耜。先生長先生短的。意欲借重他轉環。式耜勢成騎虎。還是給他個不動聲色。便與中軍官焦璉設計。召陳邦傳提兵亦到。與魁楚合兵一處。大破蠻兵。容容易易。將亨嘉縛下。輒入檻車。兵衛護押着。竟送往福州。式

相賚表的使人到闕不多日。亨嘉已然隨後就到了。唐王大喜。立封丁魁楚平粵伯。留鎮兩廣。升式相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召他即日赴闕。以商國事所貽缺。命他人接理。式相躊躇良久。暫不赴闕。只在廣東姑且寓居下來。獨有亨嘉。合當晦氣。因這當兒。魯王以海方遣大將方國安等。去攻奪杭州。國安明知不濟。正在猶疑。不想馬士英自擁殘兵。投入國安營中。終日價縮着頭兒。閑的扯淡。這時又想露露臉兒。好羞那魯王。駕前拒絕他的一班官兒。便死勸活說。掇弄國安前去。國安既奉以海之命。本勢不能罷。又被士英這麼一來。居然高起興來。便忙忙調兵遣將。同士英所部。飛也似殺向杭州。那知清將張存仁。早探知消息。預備的停停當當。兩軍既接。竟將國安等殺了個落花流水。一氣兒追殺二十餘里。國安死掉兵士四千不算外。並且搭上個親生兒子士衍。只得與士英垂頭喪氣。率餘衆屯聚在赭山朱橋等處。憤無

可洩。只拿百姓遭殃。焚掠蹂躪。無所不止。（時至今日已成老例矣。嗚乎。）不多時清兵又趕將來。一場好殺。國安等竟損却水師數萬人。唐王聞得這個消息。暗想以海不憚弄兵。勢頗倔強。不如借亨嘉事兒。先震懾他一下子。以後方好撥弄。便登時將亨嘉殺却。詔諭遠近不題。呵呀呀著者一張口。說不得兩家話。連日價長篇大牘。只敘了些清人下江南的事兒。竟將個稱兵禍頭子李皇帝。白不赤的攔在一旁。未免有些偏枯。那知他也不曾閑着。却如迴光返照一般。又如那將要洩的那話兒。末了那急三鎗來的更是札實哩。（趣語。鄭重敘轉。以醒眉目。）且說李自成棄掉西安。被清兵兩道緊追。只殺得亡魂落魄。在鄧州承天德安等處。大小七八戰。每戰必敗。一路上所部。或潰或降。他也沒法收煞。這樣瞎闖去。將到武昌。恰值左良玉引兵東犯。武昌空虛。他趁勢率兵直入。且屯聚在那裏。暫歇鞍馬。檢點兵衆。幸喜還有

五十餘萬。這一路好跑。幾場好殺。大家雖是賊骨頭。這當兒渾身筋骨。差不多也要散班兒咧。虧得清兵未至。便屯據了四十餘日。自成還亂着改江夏。叫甚麼瑞符縣咧。這當兒自成寵妻韓氏。早經死掉。繼室姓高。並高氏之弟一功。都在軍中。方纔少定。那清兵又早追來。自成穩不住屁股。只得星夜價竄向延甯蒲圻等處。隨路部衆逃降越多。好容易跑到通城。後路追兵稍緩。且胡亂紮下營寨。四出劫掠。按下慢表。且說當日那紅娘子。自李岩被自成害掉。幸虧逃出一路竄避。芳心中悲感萬狀。他本是絕頂聰慧人。覺得以前種種許多恩怨纏綿。並縱橫湖海。都無味的狠。如此一想。倒心地開朗了許多。便沿門買歌乞食。信步雲遊。將舊日旖旎丰神。暫暫脫盡。只著了布素衣衫。草草挽個麻姑髻兒。肩挑竹杖。荷着筠籃。一路上遊山玩水。隨處勾留人家兒了。只當個尋常村婦。那裏在意。這當兒塵眉土鬢。也便蒼老了許多。却

是畢竟掩不了花容月貌。一日遊至通城地面。只見前面好一座高山。林木叢茂。峯巒森秀。山半腰隱隱露出一段紅牆。鐘聲徐墮。想是甚麼寺觀之類。紅娘子問起土人。方知爲九宮山。因這當兒。各處防寇村衆。都築堡練兵。借以自衛。每有集議。都在山上圓通庵內聚會。庵主老尼常慧。年已七十餘。道行高潔。具善知識。素爲村衆皈依。紅娘子望了一回山景。覺得困倦起來。向山脚下一望。却有一座莊院。便慢慢奔到跟前。只見羣房櫛比。許多農佃人工。都在禾場上。正在歇午。也有箕踞的。也有臥倒的。還有頑皮些的。相撲爲戲的。大家口內胡說八道。不是張家婆子頭兒光。便是李家婆子脚兒細。掂斤播兩價。亂的津津有味。忽見紅娘子嬈嬈走來。大家登時顛頭播腦。擠眉弄眼。有的怪嗽一聲。有的這個暗捏那個一把。蠢蠢的眼光。都集攏到紅娘子上。紅娘子見了。倒覺好笑。便不慌不忙。向大家道個萬福。將藍兒置在

那裏向衆乞食。衆人那裏還就得住。便爭先恐後。流水般將午飯檢。那雪團般的蒸饅兒。向籃兒內亂投。還一面吵道。這位大嫂。想也疲倦了。便在場房內歇歇腳兒。那些不好。紅娘子笑謝道。生受衆位。須不當人意的。待妾唱支歌兒。何如說罷。頓開嬌喉。柔音宛轉。唱了一支駐雲飛。只將衆人聽得如雪獅子向火一般。一迭聲喝起彩來。正亂着。只見一人。年可三十餘歲。光着頭兒。廠披件直裰。裏面貼身結束。却十分煞利。生得濃眉大眼。手內拈着根粘竿兒。走來喝道。你們歇罷了。還不作活兒。烏亂的是甚麼。說着眼光射定紅娘子。上下打量。原來此人。名叫朱理。好習鎗棒武功。也會個三角毛兒。現充着村中里正。教練鄉勇。也便借重了他。這片莊院。便是他的。無佛處稱尊。總算村中的頭腦人兒了。當時衆人。道其所以。便各去工作。朱理方在出神。耳朵內也不曾聽進半句。只將手兒亂揮。一面嚙着嘴。向紅娘子。問長問短。紅

娘子只得信口開河。說是逃荒貧婦。竟將他可憐的甚麼似的。隨手將粘竿就大樹邊倚好。笑道。這當兒山雀多的狠。你看不消移時。便可粘獲。說着退了幾步。果然不多時。一支雀兒。抖着鈿兒。飛向樹。却從粘竿邊剛剛擦過。落在一枝斜柯上。大煽大叫。彷彿是幸脫危難。自鳴得意。朱理方在跌脚懊喪。紅娘子却不覺技癢起來。(結習未除。卽是魔障。)你看他一彎纖腰。隨手拾起個青石子兒。作了個翻身仰射的式子。拍的聲打去。那山雀應聲而落。只將朱理喜的打跌。沒口子的叫好。那時深秋天氣。陰晴無定。忽然落起一陣蕭蕭細雨。便見東首場房內。咕咕咯咯。一陣笑。跑出兩個油頭粉面的小媳婦子。前面一個將髻兒顛的亂搖。後面一個趕着笑罵道。浪蹄子。促狹鬼。多早晚叫你認得我。不識羞。輸了裝草鷄。不隄防一脚。踹在個臥狗抓兒上。那狗汪的一聲。他一失驚。路兒又滑。一個軟墩兒。墩坐於地。前面那個早笑。

的撲天哈地。一面念阿彌陀佛。一面奔向朱理。水零零兩眼兒。望着紅娘子。似乎有些詫異。後面那個也便搭趁着走來。原來兩個是朱理得意僕婦。隨主人在莊院。名爲幫助工作罷了。當時朱理一見。趁勢說道。你兩個真是笨貨兒。這樣水淋淋的雨兒。還不讓這娘子到屋內避避。兩人互望了望。格的一笑。忙牽住紅娘子袖兒便拽。一個替紅娘子拾起籃杖。低笑道。自己淋的水鷄子似的。倒不覺得。只管見人家在雨地裏了。紅娘子也不介意。且隨他兩人進屋內。只見裏面牀几整潔。却是朱理寢息之所。隔一層板壁兒。還有兩間。便是僕婦住室。其餘四週羣房。方是農佃人等宿處。當時兩個媳婦子。讓紅娘子坐定。便你言我語的。東拉西扯。紅娘只隨意酬答。聽那雨聲。還是浙瀝不斷。那天色已漸漸黑將下來。少時朱理踱進來道。娘子左右是隨處寄迹。今雨落天晚。便在這裏宿了罷。說着換出一副正經面孔。向兩僕婦道。

我今晚且回家去。晚飯你兩個與娘子取來。用過。早些安歇便了。說罷。從房內尋出雨蓋。轉身出來。一路踢踉踢踉。竟自去了。這裏僕婦。一一如命。跑進跑出。倒累的紅娘子十分過意不去。再聽那雨聲已經住了。清冷冷的透出一鈎新月。時已天交二鼓。僕婦道了安置。隨手掩門而去。紅娘便和衣臥下。聽得一陣陣疎風。和着簌簌落葉。響得心窩內悽惻萬狀。不由觸緒生感。無端的溯起身世。回首當年。恍如一夢。又想起李公子那等英雄。終歸黃土。自己飄流如此。怎樣結束。不由心煩耳熱。翻來覆去。再也睡不去。正這當兒。只聽兩個僕婦室內。窸窸窣窣。有些聲息。又聽得嘁噥密語。和着低低嬉笑。少時竟有一種熱刺刺的聲息。刺耳傳來。笑語聲也便稍大。却有朱理語音。原來朱理。並不會去。却設計蠱誘紅娘子。以爲不過是流落婦人罷了。怕不容易上手。當時紅娘子聽得分明。暗睡一口。以爲是土豪淫縱慣態。也不在意。

轉一轉身。反朦朧欲睡。忽見四名女卒。急裝佩劍。匆匆入報道。公子請娘子速到前帳。紅娘子星眸一閃。只見椽燭輝煌。甲仗羅列。自己也是錦帳繡甲。腰掛青鋒。彷彿是酣戰初罷光景。不由霍的跣起。女卒簇擁了。竟奔前帳。却見李公子遍體戎裝。風儀如故。高坐在帳內。大喝道。快與我縛將來。帳下健卒。噉應如雷。早擁定一人。大踏步進帳。便是李自成。紅娘子一見。目眦盡裂。一聲嬌叱道。李賊那裏走。奔上伸手抓去。只聽耳邊一人呵哨道。娘子慢些兒。紅娘子睜眼一看。却是朱理。與自己並頭而睡。手內握的便是他臍臍。此一段理境深杳。空靈澄徹。非復尋常裨官家數。不由大怒。一翻身坐起。方要施展拳脚。結果他忽轉念。此處不便。眉兒一皺。轉笑吟吟。面壁不語。這朱理不知死活。覺着妙事兒。千妥萬當了。登時凝着臉。猴上來。紅娘子推開他。低語道。此處耳目甚多。不好看相。明天午後。我在山下那片茂林內。等你。

便了。朱理不敢再纏。只再三叮嚀。方回到僕婦室內去了。紅娘子氣了一夜。次日却如沒事人兒一般。謝過朱理。肩起籃杖。暗向他飛個眼色。竟出莊院。朱理恨不得將頸兒伸掉。直着眼望他俏影兒。果然向茂林間去了。他那肯耽延。草草處分些事務。一迭聲催了飯來。一氣兒搗搥下去。也不知是何滋味。正要匆匆赴約。只見老尼常慧。暫將來。與他商量些庵內聚會的事兒。那屁股如有千斤閘。墜着一般。坐下來。再也不去。急驚風撞着慢郎中。將朱理急得起坐不安。對答失序。一回兒望望日影。一回兒整整衣衫。常慧覺得詫異。也便辭出。剛走到山麓。忽遠遠見朱理眼張失落的。從斜道兒奔向林間。常慧越法納罕。因悄悄跟將去。看個究竟。且說朱理。一氣兒奔進林去。已望見紅娘子。在兩株大樹後。坐在軟茸茸的黃草上面。不由心花怒放。連喘帶笑。撲上去。也沒個溫存家數。便要云云。紅娘子是何等手段。此時要結果他。

只怕比捏蚤還易。那知他却如貓兒逗鼠一般。且玩弄些朱理醜態。只見他香軀一仰。直挺挺仰面臥倒。向朱理頰頰一笑。朱理那裏還記得姓甚麼。忙撲下身去。半躡半跪。一手去解他中衣。那一手却用力劈他腿兒。紅娘子只緊閉星眸。一聲不響。那知中衣褪到小腹。兩條腿兒。便如生鐵鑄迸到一處。休想紋絲兒勞動。可笑朱理。此時還不覺悟他是甚等人。見那白馥馥一片肚皮。越法興發如狂。使出水牛般蠻力。兩手作個開弓勢子。只累得汗下如雨。還是劈分不開。忽見紅娘子陡然柳眉倒豎。一躍而起。早一個旋風脚。將朱理踢翻在地。趕上前提起粉拳。向他後心要打。這一下兒。只怕朱理就登時了賬。那知常慧在暗處。早都看分明。當時急忙轉出。合掌道。女菩薩。這殺機是再開不得的了。紅娘子猛然觸耳。如聞霹靂。恍惚見林內湧起一片祥光瑞彩。登時嗔怒俱消。心地灑然。再看看朱理。竟流涕被面。愧悔的無地可

容。原來這人也是個意氣男子。不過一念之差罷了。常慧點頭道。善哉。不打不成相識。朱檀越既能猛省。這位女菩薩也就能放手時須放手罷。這當兒朱理早向紅娘子五體投地。殷殷請回莊院。紅娘子不知怎的一見常慧。便如公子望見家鄉。只依依不捨起來。常慧點首微笑道。那麼女菩薩且從老衲去尋個究竟罷。紅娘子大喜。當即頂禮皈依。朱理只得伴他兩人入庵後方纔轉來。這愧悔不已。從此將紅娘子敬慕非常。教鍊之暇。常走去望望。倒結了個方外朋友。但是紅娘子已火氣除盡。惟務潛修。他那省得當年是個龍驤虎躍的脚色。光陰迅速。轉眼幾個年頭。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第四十四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且說李自成在通城地面。紮營劫掠。那一帶鷄犬都盡。這當兒他部下大將。還有李過劉宗敏郝搖旗等。若干人馬。又無甚餉源。過了個把月。未免乏起。

食來。這千賊盜。那個肯空着肚皮。未免日日逃散。自成十分悶悶。一日與高氏對飲了幾杯悶酒。只聽帳外一陣喧譁。良久方定。少時李過匆匆報道。又有左翼一隊兵數千人。逃得去了。自成歎口氣。且揮退李過。霍的跼起身。踱來踱去。將兩臂一伸。盤舞一番。只覺心頭老大不自在。精神恍惚。便命李過代守營寨。自帶了十餘騎。出營來舒散舒散。不知怎的。只覺悽悽惶惶。便無精打彩。信馬行去。堪堪去營已二十餘里。又行了一程。漸漸石徑确塋。坡坨相屬。遠遠聞得各村堡。鳴金伐鼓。似乎練操一般。左右進勸道。去營太遠。須不大穩便。不如且回。自成笑道。吾縱橫十餘年。只這樣闖去。何必多慮。便指着迎面高山道。這山何名。左右道。聞得此名九宮山。因唐朝仙人羅公遠得道於此。所以又叫作羅公山哩。自成一望。只見岩壑陰鬱。雲烟飛動。端的十分風景。當時遊興勃然。便縱馬直奔山麓。二十餘騎。隨後趕來。自成道。你

等且在此待我。吾自己登山遊逛一番。說罷策馬。循攀徑盤紆而上。只見一路上山花吐馥。好鳥鳴和。十分有趣。正走之間。忽的馬前捲起一陣怪風。塵沙漲天。陰涼刺骨。幾乎將自成金冠吹落。那馬一驚。打了一個旋。長嘶一聲。飛也似跑去。騰雲駕霧般。自成收轡不得。少時到一座神廟前。方纔駐足。自成下馬一望。那廟額却是元帝廟。便繫馬廟外。信步入去。只見院宇嚴潔。正殿中金像巍然。十分威凜。自成不覺悚然下拜。恍惚中一抬頭。只見滿殿中神光照耀。侍從甲士。都如趨走顛語。那元帝一團怒色。睽睽神眸。正射在他面上。那裏還是塑像。自成一個寒顫。方要爬起。忽覺背上砰一聲。似有人掄起油錘。給了一下。登時眼前金花亂爆。驚恐中爬起便跑。上得馬加上幾鞭。一氣兒跑到山下。方纔神識暫定。一語不發。領從騎便向回路。且說朱理。這當兒因自成盤據通城。各村堡聯絡事兒。越法忙碌。一日因修築近山一座。

堡數百名村衆都在那裏助工。鍬鋤棍的忙成一片。朱理看了一回。便暫到圓通庵。尋常慧師弟閒話。這時紅娘子已法名蓮淨。三人談過一回。朱理要回督工。常慧道。昨日堡衆要建些蘊事。蓮淨便隨朱壇越到那裏。一商何如。蓮淨應諾。便同朱理赴堡。剛到得那裏。只見堡衆慌張張都登堡遠望。亂噪道。且莫鳥亂。你只看來處。塵頭不大。一定是些土寇。我們且預備收拾這廝。朱理望去。果見塵土微起。約摸有十餘騎奔來。忙分衆伏布要路。自與蓮淨在堡門瞭望。只是急切間。不得利兵。只好大家各携鍬鋤等件。少時來騎已近。只聽一聲喊。伏衆四起。登時圍上來。鍬鋤亂舞。沒頭沒臉的打來。將敵騎二十餘圍在垓心。蓮淨指着道。你看內中一個長大漢子。指揮有法。怕不是土寇哩。這當兒村衆奮殺。敵騎紛紛死傷。只有那漢子十分勇悍。却是究竟孤掌難鳴。就見他宕開一角。一拾馬撥風般向堡邊圍來。要落慌而走。蓮

淨看得分明。忽的顏色慘變。大叫道。原來是這廝。一言未盡。早掣得朱理佩刀在手。平空的一個燕子掠水勢。翻落堡城下。一伏身兒。如弩箭離絃。直奔那漢。那脚步兒何曾還沾塵土。只將朱理怔在那裏。竟不知他還有這樣身手。當時也便持械忙忙趕去。只見兩人一個馬上。一個步下。攙作一團。酣戰起來。蓮淨一柄刀。翻飛滾捲。人影兒都不見。只覺一片白光。裹住那漢。這時村衆已殺盡敵騎。都擁到這裏。少時蓮淨一挫身子。刀法頓變。著地捲到馬後。一刀斫去。正中馬股。那馬負痛人立。將那漢登時跌落。村衆一聲喊。鐵鋤齊下。早築了許多血窟窿。狗也似死在那裏。蓮淨仰天一笑。將佩刀遞給朱理道。快莫要聲張。你道他是那個。便是那大亂天下的李自成。衆人叫聲呵哨。都似疑似信。蓮淨只得草草略述身世。衆人越法驚訝不止。朱理早走上。前細看尸身。果然相貌兇惡非常。且眇一目。剝去他外衣。裏面竟金燦燦露

出件九龍繡衣。還有顆黃澄澄的金印。帶在懷內。尋常人那裏有這等物件。當時商議一回。一面掩埋死騎。一面藏起自成尸身。朱理星夜赴清營去報。原來這時清兵追迫。已將到通城。自成只遣了劉宗敏等。在後阻截。早已被清人擒獲。通城餘衆各營。忽見自成不歸。越法軍心大亂。便大家各率所部。紛紛四潰。暫避大清軍鋒。清軍既到通城。先辨驗自成尸身。拷問宗敏等。皆言無僞。方賞獎朱理並村衆等。遞報上去。蓮淨大仇既復。便隨常慧力修淨業。各享大年而卒。此是後話不表。且說自成部將郝搖旗劉體仁等。自四散後。不久便知自成已死。劉宗敏亦被清人誅掉。只好各想生路。雖是潰走。還有四五萬人馬。如失窩亂蜂一般。急切間沒個著落。所過之處。居人兇懼。這當兒何騰蛟。自投江遇救之後。仍然爲湖廣總督。搖旗等計議一番。便定議就騰蛟歸款。便整起隊伍。向長沙攏來。前鋒所指。已入湘陰。長沙人民。那知

就裏。而且李闖王部下大名。那個不聞風喪膽。警報傳來。大家嚇得走頭無路。騰蛟左右。便力勸出避。當時騰蛟已早知自成伏誅。料得他部下。或有歸誠之意。方要遣人招撫。只見長沙知府周二南。就座中建議道。賊誠僞不可知。待卑職親往探視一番。何如。騰蛟允諾。二南果然興匆匆。要仿那郭令公單騎見回紇故事。却苦的是沒有那種胆量。沒奈何將軍騎改作千人。前呼後擁。執戈揚盾。護定他。擁出城來。剛要使人傳呼。不想搖旗等。忽見一彪軍搶出。以爲官軍來勦。登時當頭一排勁弩。先射殺前隊百餘人。隨後賊隊裹上來。一陣好殺。千人折損大半。餘衆護二南入城。已嚇得面無人色。城中人越法嚇壞。竟有嚇急自盡的。哭聲相聞。騰蛟見情形緊迫。忙親寫一書。遣部將萬大鵬。往諭搖旗等道。公等果誠意歸朝。誓當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便厚款大鵬。折箭爲誓。單騎隨大鵬。竟至城中。騰蛟開誠撫慰。溫語良久。便就

署中大排筵宴。參佐等官依次列坐。與搖旗暢飲起來。極其歡洽。搖旗只吃得醉態踉蹌。方纔席散。回到營中。喜得只是跌脚。恨道。早知何公如此。誰歡喜作他娘的賊去哩。便連夜作書。極道騰蛟誠意。分頭遣人賫送至他黨羽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各營。勸他們早早來歸。果然不多幾日。皆陸續就撫。登時騰蛟麾下。竟增兵十餘萬衆。這當兒李過與高一功。護着高氏。率衆三十萬。也就竄到澧州地面。商量投誠於湖南巡撫堵允錫麾下。允錫因這事。方在躊躇。恰好騰蛟招撫郝搖旗等的檄文。業已傳來。允錫大喜。只帶了兩個從者。逕入李過營來。只見這一帶營幕。足有數里之遙。笳鼓旌旗。喧天耀地。明晃晃長刀夾列。直至帳下。允錫從容步入。如不曾見一般。李過率諸頭目。早嚴裝列隊。恭接入去。大家羅拜在地。只見允錫滿面誠懇。南向立定。朗朗開慰一番。當即稱詔犒軍。各賜牛酒。登時歡聲雷動。帳下萬衆。都帖然就

範允錫暗喜。次日便就李過營中。大犒士卒。自與李過把臂入座。高談大笑。痛飲起來。又將忠孝大義。援今證古。曉導一番。李過聽到痛切處。不由撲翻身便拜。流涕道。我公天人。李過願以餘生。盡力國事。說罷匆匆轉入後帳。良久不至。允錫方在納罕。忽聽帳外一陣步履響動。便見李過走入。躬身說道。李過嬖母高氏。欲入參謁。允錫尙未答語。只見數名侍女。已簇擁着高氏款步而入。竟望席前。插燭似拜將下去。慌得允錫避席不迭。高氏拜罷。起立向李過道。堵公這樣人物。汝再不輸心效命。還向着那個來。又向允錫道。公但請寬心。婢子雖不才。還能指揮舊部。便是先夫當日驍將田見秀。劉汝奎兩股。婢子已令李過喚他們齊來歸附哩。說罷檢衽而退。允錫暗暗稱奇。當時盡歡而散。允錫也便飛報騰蛟。看來天下事兒。都有個機緣時會。時機不至。任你旋轉坤的英雄。也收煞一些不得。時會一至。便是中材。也可成功。卽

如何騰蛟的本領。未必及得盧象昇孫繩諸人。然而亂天下二十年的潑天大盜。並部下數十萬衆。一旦竟稽顙來歸。總算是適逢其會罷了。當時騰蛟便將自成伏誅。並收其部衆。詳細情形。疏奏唐王。唐王大悅。便加允錫兵部右侍郎。總制李過等軍。並親洒宸翰。獎勞一番。賜李過名爲赤心。高一功名必正。分領左右軍。都封列侯。掛起斗大的將軍印。好不氣概。（吾思今日軍閥。類此者。大有人在。然自古英雄。例起草澤。但觀其晚節何如耳。）那高氏竟膺封貞義夫人之號。特命有司。就地建起一座崔巍石坊。上面橫題拷栲大的四個金字。是淑贊中興。你看唐王這籠絡驕將的手段兒。也總算夠瞧的了。（古云不誠無物。籠絡者不誠之代名也。後世有人。生平以籠絡見長。殷殷乎竊及神器。烏知一敗塗地。卽此被籠絡之許多騎將。一旦反顏之所致。然擴張武力之風。今乃逾熾。吾烏知世局之所屆耶。嗚乎。）那知李赤

心驕僭素慣。一時如何能剗盡舊態。上起奏疏。或與人書札。提到自成並高氏。還是先帝長太后短的。鬧得烏煙瘴氣。唐王見了。只好裝沒事人兒。且喜這當兒。故臣左都御史金聲。並徽州推官溫璜等。倡聯義兵。在徽拒守。各縣響應的。頗頗聲勢震動。早經通表到福州。唐王立授金聲兵部右侍郎。節制諸路義兵。這時光。又得李赤心一股勁旅。安置在荊州地面。賜名忠貞營。因此福州政局。似乎有些起色。唐王自然高興。一日與諸臣談及魯王以海。唐王憤然道。前者吾誅掉亨嘉。原是威示以海。今渠倔強如故。須想些道理方好。當時諸臣紛紛建議。或主兵取。或主聯合。唐王沉思一回。一時間也不得主意。忽見內侍入奏道。貴妃曾氏。今已由浙中到來。唐登時大悅。便拂袖回宮。這曾妃原來是從唐王於患難的舊人。生得美麗非常。性兒且是警敏。能讀書。多才智。唐王每有疑慮。往往取決於他。當時曾妃覲拜畢。各述別况。悲

喜交集。唐王乘興立命準備宵宴。不多時禁樹棲鳥。華燈四燦。蘭羞玉液。堆滿春台。酒至半酣。屏退絲竹侍從。兩人便款款情話起來。唐王停杯皺眉道。此間近勢。雖有些興旺。只是以海終是臥榻側酣睡之勢。卿素多智。且爲我借箸一籌。何如。曾妃聽了。微低玉頸。用纖指在膝上。畫來畫去。良久笑道。依妾愚見。這閩浙勢同唇齒。蠻觸交爭。却萬萬使不得。但是遣使通好。又自儕於敵體。更爲不可。那麼莫如先遣使頒詔於他。看他怎生情形。再作區處。陛下睿意。以爲何如。說罷。伸眉一笑。捧起金樽。置在唐王面前。道。陛下還記得別妾來此時。倉皇離觴。枚淚相看麼。妾寓浙多日。原不想還有今日哩。唐王歎道。當日事起倉猝。真無可奈何。幸吾知卿素多計略。必不至有虞。還稍可釋念。原來這曾妃善於料事決策。唐王憚愛兼至。當時六龍南幸。暫將他留居浙中。這當兒方遣人接來哩。當時曾妃欣然再拜爲壽。一時間酒意款

洽再聽那宮漏迢迢。已至夜分時候。唐王便命罷宴。携着曾妃手兒。步入寢宮。一面笑道。卿決策甚善。便當依計而行。說罷。各自安歇。次日唐王臨朝。果命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中去了。接着便得金聲之疏。奏陳徽州拒戰情形。並荐同鄉諸生江天一。材略過人。你道這天一。是那一個。此人祖藉新安。是個慷慨不羈的秀才。年四十餘。方得一第。他却毫不介意。每日價讀書擊劍。精研兵略。偏窮得脊梁骨要斷。有時送到學中。擺來擺去。大刺刺的說些甚麼。富貴不能淫。又是甚麼威。此不能屈。許多顛話兒。同學朋友聽了。大家笑得嘴都要歪掉。以爲他這憨性兒。無事時大家弄他消個遣兒。到狠有趣。因此每每撰造些不平事兒。特意的閑談起來。天一聽了。竟會氣得鼓蝦蟆一般。大家暗地裏却笑得肚痛。（燕雀安知鳴鵠志。古今奇士見侮於庸碌者正自不少。）一日却真有一樁令人氣破肚的事。被一個同學探聽得。

大家正談得高興。忽見牕外人影一晃。忙仔細一看。却是天一。踢答踢答。跟着雙破履。臉兒上酒氣紅撲撲的。手內還挾着一卷書。自語道。唐人劍俠傳。這種筆墨。真可下酒。說着一脚已經跨入。內中一個最促狹的。登時向大家擠擠眼。大家會意。頓然鴉雀無聲。還都一個個咨嗟太息。拍案扼腕。那促狹的正背着臉坐定。口內還咕囔着甚麼惡奴。見天一從他背後過來。故作一怔。笑道。原來是文石（天一）兄。今天和暖的狠呀。快坐下來。呵。悄悄。你定是又到陶家小媳婦子那裏去飲酒來。（暗用阮嗣宗醉臥鱸側事）天一見大家神氣。正詫異得了不得。急欲知個究竟。也沒工夫答他。只牽牽這個。扯扯那個。道怎的了。甚麼事兒。急得滿屋裏旋轉。大家竭力忍了笑。也有咳的一聲的。也有拍膝的。還有顛頭晃腦。用一個指兒向空中只管畫圈兒。口內嘟囔道。天下竟有這等事。真正俗語說得好。世亂奴欺主了。天一光着眼。

越法追問。那鬚角邊已微微流汗。那促狹的却換出一副憤慨顏色。扯着天一道。文石兄。你且坐下。等我細細與你說。欲知後事。請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樹計奪叢函關

且說那促狹朋友。扯天一坐定。疊起指兒畫着說道。文石兄。那府衙街前。坐東朝西。不是有所小小房兒麼。有一天旁晚。我暫到那裏。却見一位十八九歲的女孩兒。在門前買花兒。文石兄。你道這女兒。生得怎樣。天一道。不是細細的眉兒。團團的臉兒。嘴角邊有點朱痣的麼。促狹的。呵。哎。道。原來你竟見過。我也不必說了。天一道。奇哩。見過與你說這樁事何干。快些說來。促狹的道。那女兒正揀了兩朶白蘭花兒。向鬚邊比了比。微微歎了口氣。只見一個五十餘歲老者。匆匆走來。看那氣像。是個退居紳官的光景。兩道眉頭。結了個老大的疙疸。後邊隨着個僕人。生得麻面黃鬚。掀唇峭耳。老者道。珍兒。曾

們這當兒。你還弄這些沒要緊作甚。那女兒剛一低頭兒。只見那僕人將老者向旁邊一揉。冷笑道。怎的他（他字有稜角）買朵花。就沒要緊呢。又是這當兒。那當兒咧。你可記得。你那當兒。竹片索子利害呀。要不是你那當兒。也到不得今日這當兒。（舌鋒如刀。確肖奸人惡口。然筆致爽快。如并剪哀梨。願天下貪吏。一齊諦聽。）說着氣憤憤的。由懷內掏出一大把鈔。擲給買花的。將一藍花兒。儘數傾下。大把價擄來。向那女兒笑道。小姐。我的好人兒。（奇語）莫要氣苦。這些花兒。由你性兒揀罷。說罷竟涎着臉。拉那女兒衣襟。想要他兜起。那女兒早氣愧得滿臉緋紅。望望老者。兩行熱淚。簌簌落下。便索性連手中花兒。拋掉。飛跑進去。那僕人也便微笑。慢步跟入。將那老者。竟氣怔住在那裏。文石兄。你道。（句）天一搓手道。講講。（句）促狹的道。呵。當時我也覺得詫異。細按起來。都不對。仝兒。三個人到底。是怎樣回事。

呢。次日我起個絕早。到那家隔壁茶肆內。泡了一碗茶。清冷冷的。只我一個兒。向那肆主婆。何媽媽。略問問那家的底細。却被我探聽得明明白白。那何媽媽。還向我說。便是當日那夜裏。老者合那女兒。一回兒數落。一回兒哭泣。還聽得那老者。脆脆的自己打了兩記耳光哩。說到這裏。忽向牕外一望道。你們看這日影兒。已移到這裏了。我們過天見罷。說着竟要跼起。天一忙用手按住他肩。促狹的叫道。慢些。我這肩兒。須知是肉做的哩。（趣語寫出一勇力）便接說道。原來那女兒。名叫珍姑。是那老者掌上明珠。老者姓嚴。名懷良。乙榜出身。作過兩任縣令。却是居官貪黷。剝削小民。一樁樁大開貨賂之門。便將這惡僕。倚爲心腹。一筆筆賂款。都經他手兒作成。那知這惡僕。陰狡非常。早暗地裏清清楚楚。都與他登了簿籍。刀柄兒業經到手。便恣意兒放肆起來。及至嚴老兒。覷破情形。悔已無及。只好事事聽命。哄那惡僕。養

如嬌哥兒一般。他突自不如意。這時節竟看中珍姑。明目張胆價要脅作妻室哩。嚴老兒怕他發作起。丟掉老命。沒奈何口中應允。却千方百計的設法支吾哩。文石兄你看還有天日麼。大家一面聽。一面看天。只見他連頸帶臉。由紅而紫。由紫反白。末後竟青滲滲的顏色。兩眉倒豎。噉的一拳。擊在案上。摩着肚兒。呆在那裏。大家向那促狹的遞個眼色。笑道。都是你閑的磕牙。累得文石兄。這等模樣。快看篇劍俠傳。消消氣罷。呵。啣啣我的老哥。可怎麼好說罷。闕堂一笑。登時散掉。越法將天一氣怔。沉思一回。忙趲轉家去。重新整整衣冠。懷了名刺。逕向府前街去拜謁那嚴官。惡僕出來。接了名刺。見天一神態嚴重。不敢怠慢。登時傳入。少時嚴官迎出。相讓入室。分賓主坐定。兩人寒溫罷。天一便高談闊論起來。嚴官雖是貪吏。其實也是個名下文人。當時清談酬答。主客十分款洽。次日嚴官報謁。天一復置酒暢敘一回。從此兩

人時時晤談。相識起來。過了月餘。天一見他愁容愈甚。語言失序。知那事將要緊急了。便向他道。吾明日要向祁門山中。探探友人。欲借尊紀同行。不過三日。便回。嚴官道。這有甚麼。說着一望那惡僕。却低下頭去。那惡僕這當兒。因好事將就。直喜得無可無不可。反到恭順了許多。當時垂手回道。江相公。既然乏人跟隨。小人同去便了。天一猶笑道。這等狠好。說罷辭歸。次日早晨。那惡僕果然興匆匆來到天一處。只見一頭極神駿的黑驢兒。拴在庭樹。行李等都結束停當。少時天一走出。却是急裝縛袴。腰佩短劍。頭戴一頂范陽氈笠。斜背着一個空黃袱兒。大踏步將驢兒牽出門外。飛身上去。向惡奴道。這祁門山徑。你不曉得。只在後面跟隨便了。說罷。鞭絲一晃。兩人廝趁着走出城來。這時曉色甫分。一天霧氣。渾着江城水氣。突白望去。白滃滃的。江岸上許多人家。隨着地勢高高下下。一帶帶粉牆碧瓦。都靜悄悄的。時或有鷄

大聲遠遠飄至。(不但寫江城曉景如畫。須知無量衆生。魂愉夢恬。性海不波時。已有暗蘊無明。剎那頃陡起罡風者。然機心之起。莫非自召。是以至人貴乎忘機。)天一循徑策驢兒得得行去。頃刻間過了幾重村落。人家暫稀。徑兒越轉越僻。已抵山麓。惡奴緊緊跟來。抬頭一望。不由脚下趑趄起來。原來這祁門山。素稱險峻。萬峯迴沓。林木虧蔽。其間深溪長澗。流若箭激。行旅商賈。都視若畏途。因此間不惟豺虎出沒。便是剪徑強梁。也都好隱藏在此。等個活兒作。惡奴心內。不由七上八下。一面緊跟。一面問道。江相公的貴友。敢好住在山中麼。怎的孤另另居此荒僻之地。天一道人的生性。是無奇不有的。再轉過前面這架石梁。也敢好到了。說着用鞭稍一指。惡奴隨所指望去。只見高崖上。烟林葱鬱。遮得密密層層。望不真切。只聽得隱隱轟雷似的。瀑布瀉流之聲。好不震心駭耳。沒奈何。暗恨晦氣。(須知還有大大晦氣)一

步步顛來。兩只脚已有些磨穿。隱隱痛起。咬着牙。跟定驢屁股。轉過兩重峯頭。忽的望見石梁。不由腿兒亂顛起來。只見雙崖峭立。如生成天闕。相去數十丈。天然生就一架飛梁。從下望去。便如彩虹橫亘。那面梁崖之間。簇起千仞石壁。一道飛瀑。白練也似。直由壁瀉到澗底。冷森森一片寒光。震矓的那石梁。都似有些搖搖光景。惡奴正在怙愾。忽聽天一大笑道。真好奇景。我們且歇息歇息。說着跳下驢子。就樹上繫好。坐在一塊青石上。仰天長嘯。惡奴累得正沒好氣。便也撲坐在草地上。仰着臉。撐起鼠睛。發話道。江相公莫怪我說。真真你們識文斷字的人。作起事來。真應了俗語咧。騎驢不知跟脚的苦。從早晨到這時光。空了肚皮。直了脚子。跑也不見你相公給人一句溫和話兒。究竟你的貴友。鑽在那處螺螄壳裏。這輩子還有到的日子沒有。我至不濟。雖是奴才。也該姓嚴的來折磨我。還輪不著姓江的哩。說着一張麻臉。

如癩蝦蟆一般。好不難看。天一忍怒笑道。你這廝還知是奴才。又居然自知是嚴姓家奴。這便好說了。忽的大喝一聲。將惡奴這段德政。一一詰問。惡奴出其不意。還以爲不過秀才家腐氣發作罷了。轉冷冷的笑道。江相公也可笑的緊。你們書本子上的議論。只好一生一世。向牀頭苦瓜老婆去說。我們官場中的事兒。只怕你夢也不會夢見。說個俗語罷。這就叫滷水降豆腐。一物降一物。誰叫那嚴官兒壞了天良呢。（貪吏諦聽。天下之大。江天一安有億萬化身哉。可畏可畏。因思比年畿東某令。爲家奴脅辱。竟公然致書索其奸生之子。事蓋甚於嚴官矣。）說着奮身站起。拍拍胸脯道。就算我沒人樣兒。你江相公也只好乾瞧我兩眼罷了。這是何苦來呢。我還伺候不着了。說罷扇起兩膊。竟尋回路。只見天一一語不發。抽劍在手。奔上前喝聲着。那劍鋒已從項後陷入。用力一削。那惡奴一顆頭。早飛去數步。尸身栽倒。血淋淋。

染了一片草地。天一就勢。復提劍劈胸一劃。腕出心肝。就草間揩去鮮血。把來裹入黃袱。背在身上。跨驢竟回。看那天色。不過將午。便直赴府前街。嚴官宅排闥直入。那嚴官父女。方在悶坐。天一笑道。今日敝友見贈些新鮮下酒物。却是狼子心肝。珍姑快去烹好。將來痛飲。說罷解袱遞過。珍姑接了。忙去料理。這裏主客入座。嚴官道。文石轉來爲何這樣快。那麼鄙价呢。想是落後了。天一道。正是少時。珍姑安放杯箸。提進兩瓶酒。匆匆出去。沒多會。捧進兩盤熱騰騰的鮮炙。便是袱內心肝。天一躍起。向嚴官道。珍姑姑勞碌烹炙。也須要試試滋味。便同坐何妨。嚴官道。使得。便命他坐在自己肩下。三人斟起酒來。各進一盞。珍姑覺得有些腥氣。略嘗一點。便置在一旁。惡奴心肝固宜有腥聞也。天一却鯨吞大嚼。嚼得爽脆有聲。只管大碗價酒。淋漓灌下。（寫得痛快）須臾酒至半酣。兩盤炙已吃得不差甚麼。天一忽然大笑。突

向嚴官道。老先生許多日悶腹愁勝。今日覺得舒適些罷。嚴官覺得話有機鋒。只認是天一偶知他密事。來打趣他。不由臉兒一紅。珍姑覺得喉間一哽。鼻翅兒一酸。那溶溶珠淚。早流到香頰。天一長歎一聲。便如此這般。將誅掉惡僕之事。細細說出。父女兩人。驚喜萬狀。下座來納頭便拜。天一道。事不宜遲。你父女便離掉這裏也罷。惡奴被殺在山。須防街坊上風言風語哩。父女十分感敬。果然不幾日。收拾收拾。回原籍去了。却是事兒終久沒有不洩的。後來漸漸都知是天一所爲。因此金御史聲。越法契重於他。當時在徽練聚鄉兵。阻遏左良玉潰卒。並大隊土寇。天一參金聲之幕。累著功績。這當兒拒戰清兵。天一進策道。徽州萬山叢沓。最是形勝之地。各縣大半。有阻隘可恃。獨有績溪地面。頗爲平衍。更且面臨孔道。莫如築關宿兵。使與他縣相犄犄。方可無患。金聲稱善。立撥兵數千。命天一監築。沒多時。雄關屹然。果然戰守。

有恃。便特令天一獨當此面。這當兒却隨疏將天一荐上。唐王大悅。立授江天一監紀推官之職。方纔發放去了。接着江西方面楊廷麟等告捷之書報來。是乘清人不備。奪復了臨江吉安等處。唐王愈喜。立命廷麟兼東閣大學士。賜尚方劍。便宜從事。連日價軍情順手。只是惦念着道周在外情形。並想起鄭芝龍等。便悶悶不樂。一日宮梅始放。（按通鑑紀時爲十月。點染景物亦不草草。）香光融煥。唐王興發。便隨意偷伴。閱些得意書籍。原來唐王酷好文史。便是戎馬倉惶中。也一日廢書不得。閱了一回。覺得一節中有些疑義。便召曾妃到來。相與辨析。唐王紗巾緩帶。斜倚隱囊。執卷沉吟。少時宮人等簇會妃入來。聞中天氣和煦。曾妃着一身袂錦宮衣。輕裝素抹。越顯得丰神秀朗。當時唐王賜座。相與辨論一回。便丟開書卷。笑問道。卿前日所策浙中事兒。今劉中藻去了多日。不知端的如何。卿再爲我猜測猜測。曾妃笑道。

4
還用猜測怎的。妾籌之已久。那以海駕前諸臣。本是隨路收集。大半希圖富貴。隨風轉舵。（調侃不少。然此風於今爲烈。）見陛下此間勢旺。怕不踴躍來歸。只有張國維。頗爲倔强。辛苦艱難。奉以海創就個小局面兒。恐怕不容易受詔哩。唐王道。遲些日必有消息。且看卿猜的何如。果然不幾日。中藻密疏到來。一如曾妃所料。張國維力勸以海拒詔。並上書與唐王。大略說國當大變。凡高帝子孫。皆宜力圖興復。功成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萃已渙之人。心正復不易。偷一旦南拜正朔。恐有鞭長莫及之慮。云云。唐王見疏。氣得紛紛拉碎。立召中藻速回。正躊躇處分之法。那清兵攻陷徽州。警聞已接連報來。原來金聲率職方郎中尹民興。監紀推官吳應箕。並江天一。溫璜等。分守入徽要道。績溪新嶺兩處。本預備得十分妥當。天一在績溪叢函關。力戰清兵。殺傷相當。尤爲得手。不想那故御史黃澍。自降清後。正要立些功兒。這時

隨在清營。便獻了絕戶計。是撥一股勁旅。虛張聲勢。在績溪那裏。牽掣住天。一却一面提大隊兵馬。直從新嶺。搶殺入來。竟至徽州城下。乘銳氣百道力攻。金聲等竭力拒守。終是不濟。兵馬擁入。一場好殺。金聲力竭被執。登時押赴南京。溫璜自刎而死。其餘吳應箕等。亦先後殉節。不必細表。且說江天一。正在苦戰拒守。忽聽得徽州陷落。不由方寸大亂。這當兒清將復添兵來攻。任天一是三頭六臂也難支持。不消說。登時大敗。天一從亂軍中。橫刀躍馬。闖出重圍。直向徽城而走。早將生死拋開。定要探探金聲的下落。（烈士知己之感。可爲墮淚。）正行之間。只見一個魁梧大漢。大抄步從岔道走來。仔細一望。却是宣城諸生吳漢超。也是曾起義兵。久在金聲軍幕的。天一忙下馬嘶喚。兩人見了。草草述陷後情形。各詢所往。方知所志竟同。正是一道兒。不由握手大笑。天一索性棄了刀馬。一路兒奔將來。將近州城。遭了幾處盤

詰都被兩人脫過。直撞到城下。望見城頭上。飄起清軍旗幟。笳鼓喧填。都帶些勝軍踊躍氣勢。兩人也無意細看。忙踐着瓦礫殘骸。跑至城闌。只見迎面一員清將。佩刀持令。率數十健卒。邏巡過來。屁股後面。却跟定兩個本地人。那種小心光景。便如小鬼趨捧鍾馗一般。內中一人忽的瞥見漢超。忙趨到清將跟前。急說了幾句話。說時遲。那時快。漢超也望見那人。正是他的怨家。暗恨道。不是你。便是我。了一個健步過去。便奪那清將佩刀。清將出其不意。早被漢超抽刀在手。順勢兒一翻手。清將膝髁之間。早削去一片肉。不由大叫跌倒。這當兒。漢超已如瘋虎般。揮刀直上。先殺掉那個怨家。衆卒一聲喊。白刃如林。蜂湧而上。漢超大吼跳盪。登時格殺四五人。那清將却甚是了得。雖是負創。却乘着一腔恨怨。便咬定牙。從地躍起。拾起死卒棄刀。著地捲來。一柄刀直起直落。十分勇猛。漢超堪堪不支。脚下一慢。仰面栽倒。清將一刀。

刺入前胸。順勢向下一劃。直及小腹。漢超尸身。已浸在血泊裏。腑臟狼藉。好不可慘。清將低頭一望。忽驚叫道。你們看這人的胆兒。竟有三寸長。怪道如此氣概。可惜無從問他。真是吳漢超不是。衆卒也正吃驚。忽見一人大笑。走近道。這事須問我來。（突兀之筆）他不是吳漢超。還是那個。衆卒大驚。清將怒道。你這廝。敢是他同黨。快些捉下。那人道。快閉了你的烏嘴。我生平獨往獨來。稀罕與人同黨。怕捉還不向那裏來哩。我便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戰叢函關的江天一。（長句有氣勢。道出姓名。落紙有聲。）你可要曉得。清將悚然。退了兩步。望望衆卒。（寫出驚聳神態）喝道。那麼你幸脫性命。又自投來作甚。天一道閑話少說。我問你端的。金御史。現在那裏。清將道。早押赴南京。等候發落去了。天一道。那麼煩你引我見你兵主。說罷。挺然而立。毫無懼色。清將暗暗稱奇。不由向衆卒豎起個大拇指兒。當時取下漢超首級。

便擁天一去見清帥。清帥略問情形。讚歎不已。便待以殊禮。遣人押赴南京。一路上天一自投。風聲鬨動。所經之處。夾道縱觀。以爲這等的神勇人。定是個青臉紅髮。巨口獠牙的脚色。那知望去。却是個黑滲滲精神飽滿的。文雅書生。〔補出天一形貌。〕及至南京。豫王亦大爲歎異。便命監置靜室。意欲諭降。這時清總督洪承疇。方主兵事。一日將天一從容帶至。就帳下反覆諭降。那天一只仰天微笑。忽的將莊烈皇帝御祭洪承疇的一篇祭文。慷慨朗誦起來。帳下兒郎。都個個轉面。慙笑。直將承疇羞得無地可入。急忙連連揮手。命人牽去。良久神色方定。知天一決無降意。便稟知豫王。過了兩日。便在營次。一面提出金聲。喝命出斬。一面先遣人去提天一。這裏刀斧武士。簇擁着金聲。剛走出營門。恰好天一也到。兩人覲面一笑。天一道。好了好了。吾輩大事將畢。公且先去一步罷。金聲道。文石還須仔細。你有老母在。便不死也。

罷天一道。豈有與人共事。獨逃其難的道理。公且先去罷。說罷掉頭直入。承疇復再四開諭。只是不屈。沒奈何。亦命牽出。直至通濟門外。天一見陵寢在邇。又望望鍾阜依然。王氣竟歇。不由忠憤填膺。大呼高皇帝三聲。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武士都爲揮淚。這當兒徽郡諸生起兵的。還有寧國麻三衡。沈壽葵等。也都次第破滅。不必細表。且說唐王接這警報。已是惶悶異常。接着楊廷麟。又由贛州急疏告警。是清兵又進攻吉安。副將徐必達迎戰大敗。投水而死。唐王越法悶悶。過了幾日。魯王以海。却遣使陳謙到來。欲知後事。且看下回解分。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且說魯王以海。自劉中藻回閩後。料得唐王必然不悅。却也不敢公然開罪。便思量遣使報禮。復可趁便覘覘閩中虛實。便措辦齊諸般禮物。親作書問。

特派都督陳謙充使報問。這命兒一下不打緊。却將陳謙愁得寢食不安。你想閩使劉中藻。剛抹了一鼻兒灰去。自己到那裏。如何能得著好氣。一高興。唐王見怒。便丟掉性命。亦未可定。愁了幾日。忽然想起鄭芝龍。是他故人。便一面遣程前進。一面遣人致書芝龍。將所懷疑懼。詢他有無彷彿。却約定在仙霞關外某處駐節。專等回書。芝龍得書。正要顯弄自己的權勢。並不思索。立報回書。慨然說得干妥萬當。如有不測。全爲自己是問。本來芝龍烏穀兒。（此名詞係北方諺語。猶言氣勢也）也說得出。陳謙有甚不信。當時心下一塊石頭落了地。便長驅入閩。兩人自然。先要接洽一番。然後方入朝面覲唐王。並呈報書。只兩人這一番來往。早被一個御史官兒錢邦芭。暗地裏探得明白。當時也未發作。及至唐王召見陳謙。和顏詢慰。倒也十分歡悅。陳謙方肚兒內念佛。忽見唐王將魯王手書細閱。顏色漸變。末後竟勃然大怒。喝

命拿下付獄。原來魯王書中只稱唐王叔父。唐王却滿心想他稱陛下。方纔自在。所以登時大怒。那值殿武士早鷹抓燕雀般。將陳謙牽出。械置於獄。朝端諸臣。不過紛紛私議。獨有那鄭芝龍暗含着場的這個坩。却委實不在小處。將來只好拿屁股去見陳謙了。當時不敢怠慢。忙上疏勸救。唐王雖是厭氣他。却也因此猶豫起來。那知陳謙交了死運。這當兒。却有人不痛不癢的。給他加了一道催命符。便是那御史錢邦芑。暗與唐王說他兩人既係至交。又怎的私地交通。若不速除。或有內患。因此唐王越怒。竟命誅掉浙使。朝臣不知底裏。以兩處政局所關。還都紛紛去諫。唐王一概不聽。這風聲早有人飛報芝龍。芝龍正與幾員心腹將弁。私議此事。方在那裏趾高氣揚的。兜得老滿。忽聞此信。不由羞惱成怒。將袖兒一拂。憤然道。這打甚緊。左右犯人出斬。必經過我的府門。向衆將道。待陳謙來時。你們只管與我截下。我拚了官。

職以贖他罪。難道還不成麼。衆將噉應。忙去在府門準備。那知針尖恰遇著麥芒兒。芝龍這一著高棋。早又被那芭料着。竟用了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兒。只管一起起的刑場人役。吆吆喝喝。從芝龍門前過去。却一面從他處將陳謙斬訖。芝龍這裏準備的人。還伸長了頸兒。給他個老等。及至過午良久。方有些怙愎起來。那陳謙被斬之信。已處處傳遍。方恍然大悟。便飛報芝龍。芝龍又恨又痛。還帶着一百個對不住死鬼。只急得雙腳齊跳。登時奔赴刑場。撫尸大痛一番。從此越法怨望不已。唐王却因此頗重那芭。這當兒楊廷麟。何騰蛟等。以爲權在鄭氏。唐王踟促福州。不能有爲。便紛紛上疏。或請幸江右。或請幸湖南。都說得孰是好聽。唐王與蘇冠生等商議一番。便決意且出贛州。忙一面先遣冠生赴贛招募。一面命曾櫻。芝龍等留守福州。且司轉輸。却是這時節。羅掘一空。那裏來得便宜餉。只得胡亂搜括。延至十二

月初旬。方纔大駕啓行。一路上翠華搖搖。百官扈從。外面看來。儘也成個禮數。那知軍士們空了半個肚皮。冲着朔風的凜凜。凍得秋鷄兒似的。未免咨嗟愁怨。軍氣不揚。曾妃在輿中。蛾眉雙鎖。芳心牢結。對着殘山澹水。勾起萬種愁懷。一日行經山谿。風日和煦。只見一叢叢幽蘭。芳香已歇。披離憔悴。不由頓觸身世之感。傷歎一番。便就那猗蘭操琴曲。改易音節。製成國香吟一章短曲。正在默自吟賞。只聽前隊喧譁起來。良久方靜。原來是扈蹕兵卒。沿路上斫取了些人家樹木。以備紮營。後在幕中熬火取暖。却被主隊的查出。便要懲罰。衆兵本就怨望。因此鼓譟起來。幾乎致變。主隊的只得含糊下去。曾妃聞得。越法悶悶。這日唐王便駐蹕建甯。見餉缺士怨。十分愁慮。只得且淹留下來。一夜與曾妃置酒悶飲。話起政局。不由淚沾襟袖。曾妃捧觴道。陛下連日勞頓。且自寬懷。昔日光武中興。還有麥飯豆粥之陋。陛下今日。正天

所以加意玉成。唐王聽了微笑。龍顏稍霽。曾妃便命宮人取過瑤琴。接來清冷彈起。嬌吭徐發。歌那國香吟道。原有棘兮隰有芳。託根非所兮中情傷。服媚有時兮爲國香。懷幽履潔兮闕孤光。何秋風之搖落兮。伍湘纍之佩裳。
(爲曾妃殉節伏線) 歌罷斂袖徘徊。若不勝情。強笑道。此是妾道間撥悶偶製。望陛下引觴一賞。何如。說罷又起身。斟進一杯。唐王一吸而盡。欣讚不已。須臾宴罷歸寢。次日那廣東布政使湯來賀。却由海道運餉十餘萬。發到建寧。登時衆兵歡呼。安靜下來。唐王大喜。立擢來賀兵部侍郎。這且慢表。且說黃道周在江西奔走號召。受盡艱危。辛苦。自那日逢瞽女後。又展轉各處。聯絡得義兵甚多。幕中僚佐。先後到來。也有數十人。鬧得頗頗有些聲勢。清兵聞得。便注意追躡下來。道周這當兒。即便率兵進至婺源。命大將程嗣聖爲先鋒。自督後路。行至婺源火駒寨地面。嗣聖方纔草草結營。正要炊飯。只

見探子飛報。前面清軍大隊。已相去六七里了。嗣聖大驚。登時下令備戰。只見衆兵。頃刻亂得蛆擾似的。東撞西撲。原來這隨路收募之衆。大半是遊手貧民。再就是里巷無賴。其中潰兵逸盜。還算是有些胆氣的。其餘何曾見過陣仗。這種兵祇好無事時欺弄小百姓們。是不會打仗的。（吾思革命以來。諸軍閱自由召募之軍隊。但能潰搶而已。他尙何知。）嗣聖見了跌跌脚。也沒工夫理會他們。忙縱馬登高望去。只見征塵亂抖。起得丈把高。絕似個極大的惡旋風。著地捲來。那萬馬蹙踏。已隱隱震動。（虛寫有勢。）嗣聖那敢怠慢。忙回馬馳下。就一片廣原間。指揮徧裨列成陣式。方纔列好。已聽得清軍中嗚刺刺吹了一陣畫角。先鋒大纛。飛舞而來。隨後潑風似的兵馬。吶喊齊上。早撥分兩翼。左右裹來。將嗣聖困在垓心。一場惡戰。嗣聖率徧裨左衝右突。不能得脫。這當兒後路探子。早飛報道周道周忙提兵趕到。揮衆接應。

兩下裏相持良久。怎當得清人累勝之師。嗣聖等所部死傷之餘。便漸漸潰動起來。道周手殺數人。仍是禁止不得。不由仰天大叫。便要橫劍自刎。一轉眼間。却被斜刺裏一隊敵騎衝到。見是道周。登時齊上執下。不由踊躍喧呼。道。黃督師就擒了。擁定便走。那嗣聖業經力竭。還在強勉支持。只見一隊清兵。潮水般橫沖過來。馬上却縛定一人。正是道周。嗣聖大驚。一腔急血。登時噴出。跌落馬下。竟死在亂軍之中。所部四散而走。道周幕佐陣亡的有中書賴雍等。戶部主事趙士超。却一同被執。那清軍既勝。便一面遣隊將道周等押赴南京。一面乘勝進兵開化。總兵曾德等拒戰不支。均各殉難。不必細表。且說道周。一路上被兵弁監護。終日價坐在一乘肩輿裏。默念生平。也沒甚麼不了處。或溫識義理。或展玩周易。到這生死關頭。越法覺得易理醇醇有味。偶然耳目所及。那隨路口占的卦。也還得了數十首。心地既灑然無累。那

面貌也轉豐腴起來。大家見了。都暗暗歎服。不幾日已到南京。風聲所播。不消說傾城聚觀。都想望望此公丰彩。只見護弁過後。中間只一乘小轎兒。內有一人。整襟危坐。生得疎眉廣額。道貌粹然。便是那名動海內的黃公道周。大家好不歎息。正這當兒。只見一個僧人。趨進路旁。道周望見。便命停輿。將那僧招進前來。握手笑道。瀋山和尚。多早晚又駐錫此地。還記得曩年武夷山中。連宵清話麼。僧人道。便是哩。方要强說慰藉話兒。道周笑着搖手道。沒工夫了。只是那年我曾應你寫一幅字兒。一向不曾寫得。今尚有幾日光陰。必須與你寫就哩。那僧人聽了。只是合掌聲佛。護弁等得不耐煩。便瞋目喝退那僧。抬起道周。一擁而去。直將衆人奇詫的呆在那裏。以爲這等神明不亂。真是絕世異人。便有人追去探詢。方知洪承疇因與道周鄉誼之故。在豫王跟前。竭力爲道周地步。自任說降於他。所以暫命幽居別院。撥數名監役。

時候起居食飲都甚爲舒適。道周無事，只從容賦詩，便將那瀉山和尚囑書之件，從容揮就，交監役轉致於他。過了幾日，承疇果徒步到來。命從人不要聲張，自己悄然進院。只見道周方負着手兒，在那暖牕前看那凍蠅隆隆的，在窗紙上亂撞。（人生擾擾，任你到何地位，至人觀之，何異凍蠅亂撞哉。可歎。）神態和適，如平時一般，不由愧感交集。想到自己身後之名，從肺腑中流出兩點傷心淚來。（確有此情，寫出英雄隱憾，嘗怪尋常說部寫忠奸務極其至，其實全不在情理中，由其胸次沒分曉也。）便徐徐步到道周背後，默立良久。（此四字中有多少情態思想。）方慨然呼道：石齋先生一向安適麼？道周回頭一看，却是承疇拱手而立。當時並不驚聳，只微笑笑，相讓入室。彼此寒暄過，道周只殷殷話舊，並談些義理詩文之類。這兩個脚色，又在這等時候，竟如秀才家文會一般。此酬彼答，越說越起勁，直將監役人等都

詫異的目瞪口呆。但那承疇却裝滿了一肚皮打動道周的話。幾次要張口。不知怎的。只覺臉兒上熱似胡扯的。舌頭只管在口內打捲。好不容易等道周談鋒稍斷。忙哈着腰兒。就到道周耳邊道。豫王（句）兩字方纔出口。只見道周連連揮手道。昔人說得好來。今夕祇可談風月。公有甚麼不曉得的。說罷大笑。隨手在案頭檢出一本絹冊。上面蠅頭細楷。却是他親寫的孝經全章。遞給承疇道。我輩旦夕。便不相見。權以此誌別。吾人事親如此。書那事君一節。何須再講呢。這幾句話兒。如純綿裹針。好不凜然難犯。承疇到此時。亦知非口舌能濟的事。便慨然謝了。持冊而出一路上歎息不已。忙報知豫王。這當兒清兵分隊攻陷各處。所獲的職官都次第斬訖。過了兩日。也便命將道周斬決。這日早晨。道周方盥漱畢。結飭衣巾。忽見監弁等。走進跑出。交頭接耳。須臾四名武士。簇着個獐頭鼠目的監刑官兒進來。道周早知就裏。便

從容步出。由他們簇擁而去。只見兩旁觀者人山人海。道周揚揚行去。已至東華門。道周忽仰天一笑。又望望日影。便就地坐穩。向監刑的道。此處與高皇帝陵寢爲近。道周盡命。便在這裏罷。監刑官點點頭兒。只見武士擁上。忽的風雷怒吼。日光慘黯。須臾風過。道周已神歸天上。一時觀者無不泣下。後來蔡夫人得知凶耗。淚盡泣血。絕粒而死。此是後話不表。且說唐王正淹滯在建甯。忽聞得道周此耗。不由撫几大哭。痛倒在地。左右救起。暫爲將息。從此鬱鬱不樂。轉眼間殘冬已過。又是春正。這年便是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鄭芝龍一味價擁兵逍遙。這當兒見道周又死。楊廷麟等時時告警。自知再縮頭不出關。未免是王胖子跳井。有些兒下不去了。便與鄭鴻逵鄭彩密議一番。上疏唐王。請以鴻逵爲左先鋒。出浙江一路。鄭彩爲右先鋒。出江西一路。然後再相機進行。唐王自然悅從。索性的詔獎一番。鴻逵等抓着個大

題目不消說。先排起臭排場。簡閱兵馬。簪撥餉運。鬧得天翻地覆。到了出城這日。老早的整飭軍容。鼓角旌旗。喧天耀地。各帶衆萬餘。號數萬人。列隊而出。鴻逵全身披掛。左顧右盼。氣昂昂坐在馬上。前面軍麾高揭。露出左先鋒鄭。四個大字。不想剛走出城。那馬忽的雙耳直聳。由鼻內發出一種怪聲。任抖絲繯。他只是打旋兒。鴻逵怒起。連加幾鞭。那馬長嘶一聲。竟人立起來。將個八面威風的鄭將軍。竟老老實實的跌落地下。搶得塵頭土臉。委實不像模樣。左右大驚。忙扶起鴻逵。換馬起行。鴻逵一路沒好氣。不消說。所過之處。合當倒竈。便是這等騷騷擾擾。撞出仙霞關。一頭紮在距關不遠的仙陽鎮地面。便如到了老家一般。再也不肯多進一步。只一面詫言候餉。一面偵邏四布。嚴禁四方儒生。不許入關。惟恐他們多嘴弄舌。在唐王跟前。上書言事。那鄭彩一股雄兵。玩得更老氣橫秋。彷彿率士卒到郊外散個悶兒。只走了

百里之遙。便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回了。還日日吵着缺餉。百方的遭遷地面。如此缺餉。還不譁變。給他個一搶一散。看來明人還有點古風。而今則何如。唐王得知兩個寶貝。這種情形。只氣得發昏。那嚴催之檄。雪片似飛下。兩人見了。付之一笑。唐王越怒。性兒便漸暴躁起來。因事兒立殺邵武知府吳炆煒等數人。曾櫻等竭力疏諫。全不見聽。弄得朝端人人惶恐。便決意要從汀州入贛州。以便與湖南互爲聲援。芝龍得知。那裏肯將這傀儡放掉。自己恐怕沒的撥弄了。便暗嚇心腹。一半威迫。一半誘惑。令軍民數萬餘人。將唐王蹕路。遮得密密層層。號呼震天。擁抱馬足。衛士鞭打。只是不開。唐王還認是真正民意如此。（嗚乎真正民意。恐至今尙沉九淵。）不由淒然淚下。沒奈何只好暫駐延平。再作理會。這當兒便有個窺時赴機之士。是個吏部司務小官兒。名王士和。看出唐王不滿朝臣之意。他便東遮西湊。將時政

闕失。一條條指出，作成一道疏，凡數千餘言。上與唐王，唐王大悅，以爲古來賈誼劉蕡，也不過如此。登時將這疏刊頒朝臣，立召士和入對，十分嘉獎。不及數日，竟擢十和爲延平知府。只是芝龍等聞得，越法不悅。按下這裏，且說魯王以海自聞得陳謙被唐王殺掉，當時大怒，便要興師問罪。只苦的是兵力不足，浙中各郡縣，又不時支拒清兵。那裏能從心所欲，所用武將，又一個個倔頭強腦，只知挾兵恣橫，誰願意再撥撥個老大蜂窩去。張國維又從容以顧大局，捐小忿爲言，所以魯王這口氣，漸漸消平。這當兒，索性再加上個禮數，復遣朝臣柯夏卿、曹惟才，賞了書幣，再聘於唐王、柯曹兩人。一路上飢餐渴飲，不日已到延平，便覲謁如儀，敬致魯王之意。言語進退，十分小心，恭謹。唐王甚悅，便厚加慰勞，將兩人安置在使館，一切供張，十分豐腴。一面手書回報魯王，大略道：吾無子息，王爲吾太姪，當努力中原，光復故物，共拜孝

陵一坏土耳。吾有天下。萬歲後終致於王。浙中朝官視閩一也。何須彼此云云。以禮遣柯曹兩人去了。又一面搜括餉銀十萬兩。特命僉都御史陸清源監送至浙。以犒浙東軍士。這種舉動。總算是滿情滿面。兩家趨於和好的機會。那知半道上却有人蠻打一槓子。出了個大大全兒。且說陸清源押了餉銀。並一班護行人騎。星夜赴浙。一路上倒也安然。只是這當兒羣盜遍地。不能不捏着一把汗。這日行到方國安駐兵之處。以爲盛兵所在。盜賊潛伏。心下稍覺放穩。遠望國安大營。倚山傍水。旗幟隱隱。從樹空間露出。清源方垂鞭緩騎。將到一帶長林前。忽聽林內胡哨了幾聲。登時擁出一彪軍馬。爲首一將。縱馬帶笑。向清源道。陸老先生。風霜勞頓。快歇鞍馬。俺家主帥。恭候多時了。說罷不由分說。將手一招。兵卒擁上。先有數人捉住清源馬環。攔了便走。其餘衆兵早七手八腳。儘數劫了餉銀。吆吆喝喝。直奔國安大營而來。清

源大驚。暗暗叫苦不迭。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且說陸清源被衆兵捉入營來。直擁到帳前。早望見方國安。據案高坐。怒喝道。你有多大胆量。既到這裏。還不將餉銀留下。難道我這裏許多兵馬。都喝西北風不成。清源聽他這蠻話兒。來的沒頭沒腦。只得納了氣。與他講論。國安越怒。竟生生將清源羈留在軍。更居然飛檄閩中。痛數唐王之罪。竟彷彿這紹興監國這把交椅。是他坐着一般。魯王早得柯曹兩人回報。方在欣喜。這當兒忽得此信。又方仰仗他防禦錢塘要地。不敢奈何他。只氣得暗暗搓手。張國維歎道。我們此次禮曲如此。將來兩家事兒。越法棘手了。因近日清兵愈迫愈近。只得忙忙籌備戰守。這且不題。且說楊廷麟困守吉安。幸得拒戰有方。還有幕僚萬元吉。老於兵事。所以還可支持。這當因唐王有意入贛。

他便想赴贛。一來朝覲天顏。二來佈置軍事。便命元吉代守吉安。匆匆赴贛去了。先是崇禎末年。中書舍人張同儉。曾奉命調來一股雲南兵。方行抵江西。南京已破。便逡巡退還吉安。却被廷麟趁勢兒留住備用。兩個將領。一名趙印選。一名胡一青。都是響噹噹脚色。狠立些戰功。廷麟未免優容些兒。及至元吉代守。却約束的非常嚴峻。兩將心下。便有些怙懣。這時光又有一股來援的廣東兵。還有個悍將張安。生得豹頭環眼。力掣奔牛。性子火也似的。烈戰至興酣。兩睛都赤。大家都叫他賽張飛。這人本是汀贛間著名峒賊。關得無法無天。却被廷麟連他所部一齊招撫過來。曾有攻取撫州的功勞。唐王賜名其衆爲龍武新軍。在吉安各軍中。總算是狠呱呱叫的。却有一樁賊坯兒。總脫不去。每有出發。所過之處。算是倒定了霉咧。搶掠還在其次。最可恨的是。便是登徒子妻。也放他不過。元吉却甚爲倚重他。張安晃起膊兒。眼

角裏何曾還有他軍。因此滇粵兩股兵。人人懈體。這當兒都存了片隔岸觀火的心意。自廷麟走後。元吉偏又將張安遣往湖西。安吉越法兵單。清人大兵。却愈攻愈緊。滇粵兩軍。見主將急來抱佛脚。誰肯賣這份傻氣力。不消說到吃緊當兒。一閃而散。清兵從容入城。元吉倉皇中退屯阜口。那清兵也隨後趕來。一直將元吉追入贛州。趁勢兒團團圍住。唐王在延平。聞得消息。大吃一驚。忙飛遣兵部侍郎劉士楨。星夜赴湖西。促張安赴援。張安聽了。只眙着眼。一聲沒響。當夜將士楨安置在別館。士楨有事在身。那裏睡得去。只聽得大營中鳴笳吹號。人語馬嘶。鬧轟轟直至夜半。士楨暗道。好了。這一定是張將軍部署隊伍。就要赴援哩。心頭一鬆動。轉沉沉睡去。及至醒來。只覺靜宕宕的。呼問從者。方知張安竟夤夜遁去。士楨忙跳起。出館一望。只見一片殘壘。那裏見個人影兒。不由俯仰痛罵一番。轉去回報。那元吉只好與

廷麟竭力困守，暫且慢表，且說魯王以海見清兵益迫，便命大將方國安率所部並諸軍防守杭州，以作紹興保障。當時錢塘江東岸上，諸營布列，笳鼓喧填，極目望去，綿互二百餘里，艣舳橫江，旌旗蔽空，儘也成個氣勢。國安率將弁巡歷一回，只見江面上驚濤飛雪，滾滾東下，好個天塹，不由掀髯大笑道：「憑你便是飛將軍，也恐不能從天而下哩。」便把各隊戰艦一字兒橫排東岸，便是漁舟估船，都拘攏來，不許向西岸去。大家仗了馮夷陽侯（水神名）的威勢，料想再不會出個錢武肅王射斷江潮了。那知天命所歸，百靈效順，人的智意，那裏料得定。大約此中微奧，便是現在泰西專門神學家也未必有個明確解說。惟有那種半瓶醋的新學人，稍得點物質科學的道理，他便將凡關於精神上形而上的至理，悍然斷定，沒有這回事。所以鬧得天命神權都不足畏，只率着獸性作去。人慾橫流，以至時局這般光景，著者却沒有

這等高見識。只好平平常常。抬出孔老先生一句乏味的話。是甚麼述而不作。按史鑑照貓畫虎便了。閑話少說。且說大清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率大軍擁到江岸。一時間舟楫末具。只見江流洶湧。對岸上敵艦縱橫。殺氣橫飛。只得暫安營駐軍。一面分隊搜捉民舟。一面斫紮竹筏。當夜大將軍秉燭危坐。時當五月下旬。天氣炎燥的甚麼似的。忽的刷刺刺吹起一陣狂風。西北角上雷聲隱隱。接着落了一陣急雨。不久便住。只是那風越法刮得排山倒海。將江干一帶民居。也不知吹倒多少。趁着羣樹戰風。黑暗中一片聲響。便如萬霆駭震。和着夜潮澎湃。好不可怕。居人大驚。都以為江水汎溢。轉眼要成澤國。便大呼小叫。男啼女哭。亂將起來。便是兩岸大軍。也都相顧失色。整夜價嚴裝備敵。直至天明。風威方戢。東方湧起一輪旭日。瑞彩非常。天霽如洗。大將軍方要催促船筏。只見江邊數名偵騎。將那馬鞭得雲催霧趕。直

入中軍帳下。沒命的下馬急報。道錢塘江江沙暴漲。水淺二尺餘。可以運渡。大將軍喜得直立起來。不由以手加額。三軍聞得。勇氣百倍。春雷似一聲歡呼。就這聲裏。大將軍傳令起馬。只聽鼓角三號。各隊分列。萬馬戢戢。都望了將軍馬首。便見大將軍鞭稍一指。前隊驕伍。早風也似馳動。後面大軍。便擁大將軍排牆而進。那面敵軍見江沙暴漲。早慌作一團。方國安只是跌脚。這時只見清兵踊躍奮呼。萬馬齊渡。盛得江水如鼎沸一般。不由張口望天。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百忙中馬士英趨到跟前。附耳匆匆。說了幾句。國安點頭。便急忙旋轡回營。立帶所部。飛也似趕回紹興。便唱了齣司馬師帶劍入宮。不由分說。將這位魯王爺。架入舟中。向南逃去。一時間金貨妃嬪。不消說方國安又找補了一齣賞軍。可憐這裏許多的樓船戰艦。竟拱手授人。霎時間江上列營。聞得此信。誰還裝惹兒。閃一聲。數個騰躡。倒便宜了這片西子。

湖。免得鬧得血污狼藉。清大將軍既得杭州。便一面安撫地面。一面進兵紹興。這當兒方國安倒不慌不忙了。原來他早定意降清。還要拿以海作個見面禮兒。顯顯敬意。便遣人小心監守了。專待時機一到。這監國藩王一枚就要列入禮帖。不想監守的。忽然病將起來。以海被幾個心腹救出。連夜價奔入台州。航海而走。却飛檄命張國維。據守東陽等四邑。再圖後舉。這當兒大勢既去。國維那裏有這把神沙。無可奈何。大哭一場。題了一首絕命詩。尋那三閩大夫。憔悴行吟去了。其餘死節諸臣。如兵部尙書余煌等。不必盡述。這裏方國安方逢年等。便率衆降清。那阮鬚子（此公別來無恙）這當兒也在國安軍中。閑着跑跑狗腿兒。也便趁勢投降。獨有馬士英却算計着這個新飯碗。不是甚麼好揣的。他却鬼鬼崇崇。暫遣殘兵。一個人兒逃到山中。削髮爲僧。清軍事兒正忙。也沒人來理他。只是方國安等。驕橫素慣。到得新主

兒手底下。連大氣也不敢出。人家看他們狗也似的。過了幾日。沒滋搭味。再醮婦亦當諦聽。忽又想吃起舊鍋粥來。這時光清軍又進克金華。肆行屠戮。便有當地義民等。暗暗措置起義。通書閩中。國安便趁機會。又擠在裏面。胡吹亂嘮。大家暗推他作個首領。未免與士英密札往來。士英還以爲僻處空山。不會走漏風聲。那知却被偵騎覷破。當時由致書人懷內。搜出方國安與士英商量通閩秘書。清帥大怒。立將方國安並逢年。推出斬首。並遣騎入山。去捉士英。將個阮鬚子。嚇得屁滾尿流。幸喜輪不著下官。只怙憊着。或被士英牽出。急得坐臥不安。且說馬士英。這日方閑着沒事。行山散悶。對着樹影泉聲。山雲舒卷。不由心下清涼了許多。想起從前許多恩怨事兒。究竟是一場大夢。又想到阮鬚子見排清流。當時撐破眼的爭鬭。而今樹倒猢猻散。便是史可法等一班人物。又在那裏。不由感歎一番。詩興忽發。便拾起塊

尖石。劃石壁大書有懷阮鬚道。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只應樂煞寶連波。題畢。棄石大笑。正在得意。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道。馬相公在這裏了。士英急忙回頭。一羣清兵。早已擁上。士英急辨道。山野貧衲。久居巖谷。甚麼馬相公。驢相公。老僧却不省得。衆兵道。不干我等事。我們奉上差遣。只知拿你這老和尚。甚麼馬的驢的。你自己去辨。說罷。擁士英上馬。直奔清營而來。報將入去。清帥念他究竟是一朝首輔。便在帳中就地下。設個矮坐。喚士英進帳坐了。將與方國安通閩之事。一一詰問。士英到這當兒。明知推諉不得。只得老實說出。清帥點頭。略一揮手。帳下武士搶入。早將士英拽起。推出營來。恰好阮鬚子聞得士英縛到。正撞到營門外。探頭探腦。只見雄赳赳。武士白刃交舉。簇定士英走來。不由一個寒戰。剛想縮頭。已被士英慘澹的眼光望見。將牙兒一呷。好不難看。阮鬚掉轉頭便跑。良久方

喘過着口氣來。那士英一顆光頭。已高高的號令起。這個奸相。便從此交代了。其餘金華死節官紳。不可盡記。却是這時光。那太湖中的羣盜。合那各處逃來的文武官兒。一個個還有些敗殘人馬。便大家勾結了。暫據那裏。作個號召的根本。有鎮南伯金公玉。總兵程槐等。不下數十家。却是終日如羣鴉噪樹。通沒些所以然。獨有那故兵科給事中松江陳子龍。此人才調無倫。性且忠耿。當國變以後。料得馬阮一班人。沒那擎天手段。便削髮爲僧。不復問世事。本來詞華蓋代。便著書自娛。倒也十分自在。那知生當亂世。這令名遠播。且可以殺身的。（慨乎言之。古來多少才人。同聲一哭。）早被魯王以海曉得了。當航海南去的當兒。便授子龍兵部侍郎銜。命他招收羣盜。協助張國維。以謀後舉。子龍雖遁跡空門。却是憤氣用事。其實黍油麥秀之感。何曾頃刻忘掉。不由投袂而起。一時聞風慕義的。都陸續來集。却是人既多了。未

免魚龍廝混。趁子龍照顧不來。溜到村莊中。打起子龍旗號。硬捐生索。動不動。瞪起眼睛。稍不遂意。便指爲抗拒義軍。這還了得。無論牲畜糧米。搶了便走。再高興便殺掉幾個。（吾思革命時紛擾光景）鬧得本處居民。恨入骨髓。清兵既克金華。便分隊去清理太湖。不消幾日。金公玉等都先後盡節。子龍却逃隱山寺。不想被居民在清營裏投了一封匿名書。將他的蹤跡說得清清楚楚。不消說一索縛來。押入舟中。去見清帥。子龍明知無幸。便乘冷不防。投水而死。其餘諸生文士。弄兵的小股兒。還儘有的是。也被清兵先後剷除淨盡。原來秀才家掄刀動斧。他的大本領。全在飛書草檄上。雄辭壯氣。真有氣作風雲。勢崩雷電的光景。至於真正軍略。一些兒也不懂。如釜中熱氣。一冒便完。都是駱賓王的徒弟。有幾個梁山泊的吳學究呢。閑言少敘。且說這浙中警信。飛入閩中。嘴唇兒既揭破。那牙齒兒那裏當得。登時人心大

亂。唐王還沒怎樣。那一根駕海金梁般的鄭侯芝龍。早急疏飛來。說甚麼潑天海寇。帶領無數的樓船戰艦。殺到海口。堪堪要犯內地。必須飛往備禦。臣一面拜疏。一面統兵。暫赴安平鎮。相機防禦等語。他麾下那些守仙霞關將士。也就不言而喻。如亂蜂移窠一般。閩一聲都隨芝龍馬足而來。竟將個全閩咽喉的仙霞關。輕輕棄掉。極目一望。二百里之遙。靜宕宕悄無人跡。真也是非常異事哩。唐王聞得。惟有叫苦連天。接連着金衢巡按御史王景亮。告急疏到。將唐王急得走頭無路。左思右想。忽然憶起處州楊文驄來。便飛諭命他協同誠意伯劉孔昭。各帶所部兵馬。星夜援衢。你道這文驄。忽從那裏鑽出。原來他自金山走潰後。便一路騷擾。撞到浙江。將祁彪佳積蓄下來的餉銀數百萬。也隨手兒稍去。在處州那裏。便勾留下來的。有的是劫來金賞。依然選舞徵歌。評書鑒畫。惟恐失掉他的名士風流。（吾思近代陶齋先生一

笑。後來唐王建號。急於用人。又素日與他有舊。便拜他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規圖南京。這當兒憶起。故有此命。且說文驄。正在處州逍遙自在。當這初秋佳日。按通鑑紀時爲七月。又在山水名都。處處都是詩情畫意。每日價擔榼登臨。緝幽擊險。想起音人謝靈運山賊風致。好不快意。幕中有的。是清談狎客。都來掇屁股。湊個趣兒。或談起當年秦淮風月。微映下文葛嫩一段。有匣劍帷燈之妙。文驄自負。是此中老白相。便清興大發。要撰一部南部煙花記。這日獨坐小齋。科頭跣足。焚起龍涎。煎熟雀舌。淨滌蕉葉白。輕鋪剡溪牋。名士行頭。寫來好笑。剛拈起宣城兔毫。要寫將去。假使真有此書。定奪板橋雜記之席。寫龍友身分。妙在不卽不離。那唐王遣他援衢之命。却飛將來。這個煞風景。比催租人還利害百倍。登時打去高興。投筆而起。攢着眉頭。沉思起來。正這當兒。忽聽廳外一人大叫走來。欲知後事。

如何。且看下回便曉。

第四十四回 援衛州龍友與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且說楊文驄正在老大不得主意。忽聽牕外大叫道：「好了好了。這些時幾乎將我武公閑出病來。今日可有營生幹了。」說罷哈哈大笑。掀簾躍入。（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已全神躍然。斯爲寫生妙手。）却是監紀職方主事孫臨。這孫臨字克咸。別字武公。材兼文武。性復倜儻。力能開五石勁弓。馳馬盤矛。件件來得。若講到飛文章檄。真是倚馬千言。他本是桐城世家。資產甚富。既負這等才略。不消說少年場中。黃金結客。一班探丸擊劍。遊俠之士。那一個不曉得孫武公。是曠代豪客。當那秦淮全盛的當兒。武公意氣正盛。眼底心頭。堆塞了不平抑鬱。沒處發洩。便沒日沒夜。撞在長板橋邊。一帶雌兒家鬼混。評評這個的頭。品品那個的脚。宕來宕去。黃金脫手。終覺着情無所寄。有些

不樂。那時光楊文聰在裏面。也是屬一屬二的大嫖客。已經將個獨步當時的馬婉容。弄到手裏。還買了個巨富的遺妾。名叫玉耶。更是一貌如花。箱篋中還有些富人所寶的書畫瓶硯古董貨兒。更對了文聰的脾味。終日價左擁右抱。領略溫柔風味。還帶着摩登賞鑒。好不有興。一日方在燕坐。只見武公檝着嘴走來。他生得本來短小精悍。這時節忽的沒精打彩。一屁股坐在文聰對面。只是發怔。文聰覺得詫異。漫問道。武公近來脚迹疎疎的。敢是還在那珠市坊王月月妮子家。享豔福吧。武公拍膝道。咳。不要說起。那妮子忽被個有錢有勢的脚色。一把兒抓去了。（吾思近來女伶女妓。凡馳名當時的。無不充有錢有勢的下陳。試問現在有錢有勢的。當推何等脚色。咳咳。）文聰聽了。笑道。那麼你那匣中龍劍。難道專爲人雪不平。就不許自己作自己的黃衫客麼。武公聳肩笑道。豈有此理。我至不濟。這腔熱血。還不肯誤洒。

到這上面哩。文驄見他不樂，便道：「我們且到李十娘家坐坐去。這十娘也是個烟花領袖，色藝雙絕。其母曾夢一支白鸚鵡飛入幃中，既覺便分娩十娘。所以他小字雪衣。善鼓琴，酷愛梅花。環所居栽植百本，每當盛開，必開筵召客。在這個片香雪中，觴詠終日。十娘有時興到，便起更裝束，換一身縞素紈衣，仙仙而舞。歌那羅浮夢一段院本，座客都悅然相顧，覺着那參橫月落，翠羽啁啾，一段風光，便如在目前一般。個個以趙師雄自擬，好不快活哩。當時武公無可無不可，便同文驄緩步而去。十娘接見，笑道：「楊老爺並孫相公，許久不見。今日那陣好風，吹到儂這裏來。一面款坐，一面喚嬌婢烹進香茗。大家笑語一回。文驄便說起王月月事兒。十娘道：「呵，我耳中也彷彿聞得此事。却不料月月便是孫相公心上人兒。可惜了水葱似的人兒，却陪了那樣一個又俗又臭的絡腮鬍子。但知道剝下軍餉來，弄小婆子，却不想自己

園中鬧得一楊糊塗。文驄笑道：「怪呀！我還不曾問武公，這主兒是誰？難道你認識他麼？」十娘臉兒一紅，搖着頭兒笑道：「真真貴人多忘事，不是春天，他還在我這裏舉觴召客。難道沒有你楊老爺麼？您且想想，您兩個眼廝不見，鑽到我的後室內，交頭接耳，談得好不祕密，又是甚麼軟（同阮）老爺咧！硬老爺咧！又是甚麼浙東地面清苦咧！望着您高作揖低拱手的，跳的好個花面兒。末後您說了一句，替他去求甚麼圓老扁老，他只樂的頭兒碰地，你屈一膝還禮，袍兒角沾了些塵土。後來您兩人出來時節，他還低着頭笑迷迷的，不住的用手兒與你彈那土。您可想起來了吧？」（李十娘一席話，如芭蕉溜雨，清脆無倫，想見警媚之態，此等妙筆，直奪儒林外史之席，無論餘子）文驄仰首道：「哦（句）原來便是他呀！武公跳起來道：「不得了，不得了，龍友你自己說，該爵多少。這個混帳行子，若不是你在阮鬍子那裏，替他走門路，他

也不能移軍富庶之地。腰包兒不胖。（奇語）便不高興買豔尋歡。一節節推溯來。都是你作祟。閑話少說。你須索還我一個人兒。不然孫武公的拳頭。你是曉得的。說罷大笑。十娘笑道。我看孫相公情急得狠。其實是未經滄海。我說與你個人兒。只怕比王月月勝強十倍。文驄詫異道。現在曲坊中。還有那個。十娘笑着。用纖手蘸茗。在漆几上寫了葛嫩兩字。文驄跳起來道。果然不錯。我們快去過訪。不由分說。拉了武公便走。十娘孃孃送出。笑囑道。那長板橋東。過了迴光寺。第十一株垂楊下。一帶礪粉圍牆。便是他家了。文驄遙應。同武公緩步行去。這時光只好剛交已初的當兒。只見曉色猶清。市聲未起。河下一帶靜悄悄的。茜牖未啓。只有些賣菜傭保。提汲僕婦。穿梭價來往。少時剛走到鷺峯寺前。一帶桐竹。清蔭鋪地。一箭之遙。便是朱雀弄。臨河曲坡梅樹下。忽吹起一陣簫聲。悠揚動魄。文驄傾耳道。張奎官又在那裏試簫。

了。到底他的簫音與衆不同。原來這奎官以洞簫擅名。是個曲坊中老篋片。武公道。正是呢。兩人且談且行。簫聲暫遠。已過迴光寺。早望見一帶垂楊。迎風作態。野蔭中還有些垂髻小女兒。檢取菜花。却一面採。一面頑皮廝鬥。咕咕略略的笑。見楊孫兩人走過。都光着眼兒望。（寫風景如畫）武公見他們天趣活潑。不由心下暢快。便按着垂楊數去。頃刻已到。文驄微叩銅環。一個篷頭小婢跑出。文驄是此中老手。無人不識。便止住小婢通報。與武公直入粧閣。將簾兒一掀。一腳跨入。這武公只覺一片神光。忽的飛到眼前。自己眼光。竟急切中收轉不來。只見葛嫩却是尋常衣服。方站在牀前。香軀微俯。揜起藕也似兩支嫩臂。正在梳頭。那一片香雲。漆光也似。直拖到地。生得白馥馥俏龐兒。細眉長目。梨渦淺暈。真是一團兒都是嬌俏。當時望文驄嫣然一笑。又望望武公道。請坐請坐。武公不由大悅。向文驄道。今日却誤走到溫

柔鄉中來了。文驄也拍手道：如何虧得十娘與我解圍。我這副鷄肋，與你那老拳，算是沒相干了。說罷，兩人大笑。葛嫩怔怔的問知就裏，也笑得如花枝亂顫。便是這夜，武公與葛嫩定情。一連月餘，更不出院。後來竟納之後房。南京破後，武公携葛嫩，各處奔走，終無所遇。後來還是文驄將他羅致在軍。武公夙意，本要建立功業，常常聒着文驄請纓自效，無奈文驄壯氣頹唐，只一日日淹滯下來。這時武公聞得唐王之命，不由喜躍大叫。文驄道：武公來得正好。你看這事怎處。武公道：不要慌忙。我聞得衢州那裏，除舊有防兵外，還有魯王以海未曾航海時，所遣置的鎮將張鵬翼、總兵項鳴斯、兩股兵馬。王景亮並江山知縣方宣，都是忠耿漢子。我們再加上生力軍，恐清兵雖衆，不易得志。我們快莫失機會。又跳起來指畫道：衢州形勢，帶山環水，江南岸上有座九龍山，甚是險峻。在那裏屯據兵馬，極其得勢，足爲城中保障。那江北

面。却有姜家山。洞衆嶺等處。雖也扼要。却都不及九龍山哩。兵貴神速。我們快快佈置。赴援。好占要地。說罷。英氣勃然。鬚眉軒動。文驄也便提起興來。登時。聞料兵馬。來日啓行。當夜武公忙碌畢。轉入已帳。對葛嫩十分喜悅。葛嫩也只得草草摒擋。預備從行。次晨文驄與武公。便分統大隊。吹角起馬。直赴衢州。到得那裏。王景亮等已忙得不可開交。大家見了。草草定議。文驄武公。便先據九龍山。安下營寨。此山果然險絕。登高處一望。直及江北面數十里。便在山下密設梅花樁。築起柵門。僅留一徑通行。端的十分穩固。方纔草草就緒。已望見清兵大隊。順風殺來。望見九龍山旗幟飄起。便紛紛的據了姜家山。洞衆嶺。作個旗鼓相當之勢。這裏王景亮並總兵項鳴斯等。便忙忙率衆登城。分佈拒守。清兵因主帥未到。暫安營壘。只苦了沿江一帶居民。哭聲震地。這夜武公進策道。敵人遠來疲乏。乘他兵勢未集。當速斫其壘。以挫其

氣。文驄稱善。武公更不息慢。忙鳴鼓集衆。大張燈火。立一面大旗。大書敢死軍三字。下令道。勇毅男子。齊集此下。登時得三百餘人。武公大喜。忙置酒帳下。巨卮羅列。向親校一回首。親校馳入後帳。少時兩名侍婢。簇着葛夫人。珊珊走來。引起酒卮。一一斟滿。只見他蛾眉微舒。慷慨向衆道。婢子不幸孱弱。自愧不能爲桴鼓之助。敬獻一觴。作諸君殺敵之氣。說罷向衆便拜。衆壯士還禮不迭。登時勇氣百倍。武公早大笑而起。結束停當。徒步提刀。霎時間。滅去燎火。趁着朦朧月色。率衆殺下山來。江岸邊。早備好船支。艤掉而待。且說清營中。忽望見九龍山上燈光錯落。鬧了一陣。忽的轉靜悄悄的。以爲是尋常點視兵衆。又加着累勝之後。未免有些驕矜。託大便全不在意。這時節。擾擾了半日。搶掠醉飽之後。撞到人家裏去。還未免有些混賬事兒。歸營後。都筋骨弛懈。（四字不堪涉想。可殺）呵欠連天。（當日未有鴉片。何以發癮。

若今日營風。則吃喝嫖賭。吹件件俱全。一笑。便次第臥倒。死狗般睡去。一個個春夢模糊。神識田中。還都裝滿了俏娘兒。忽的營外一聲喊。柵門鹿角。早已斫拔開。武公率衆士跳躍而入。東呼西突。逢人便斫。短刀捷疾。馳舞如飛。黑暗中喊殺如雷。如有千軍萬馬。接着所挾火藥。四處亂拋。營幕糾連。遇着便著。登時火光烜赫。黑燄噴勃。清兵睡夢中驚起。那裏去摸頭。只好如瞎子打架。人家給一下子。自己便沒鼻子帶臉。回敬一下子。呼號踐踏。互殺起來。虧得清將真有些骨格兒。憑你這等鬧。他只堅臥不起。急調起數百鐵弩。護住中營。武公幾次撞到營前。都被射回。究竟所帶人少。恐時候久了。許多危險。便趁勢奮斫而出。呼嘯登舟。轉回南岸。只這一陣。清將檢點死傷。不下千數人。不由將孫武公大名。牢牢記下。次日。清帥提兵趕到。得知這番情形。暗暗納罕。忙輕騎滅從。悄悄到江邊。探視一回。只見九龍山立營結柵。其

合兵法只是一徑中通。偷事起倉猝。兵馬出入。勢難迴旋。沉思一回。忽得一計。急忙回營。選一隊勁旅。等到入夜以後。分携炮弩。攻具。悄然登舟。去劫文聰營寨。這夜天晦如墨。趁着江流明朗。剛渡到中流。忽的對面一排勁弩射來。隨後敵船銜尾而至。原來武公這夜。又想上次的甜果兒吃。兩下裏撞個正着。登時箭如流星。炮賽霹靂。混戰起來。這清兵勁旅。却驍銳非常。武公兵卒。堪堪不支。急忙迴舵。搶到江岸。一擁而登。要回營寨。無奈一條窄徑。大家心慌意亂。擠作一團。寸步難進。武公大怒。提刀喝斥。那裏管事。正這裏打疙疸兒。後面清兵。早登岸殺到。清帥得報。風也似督後隊。續趕將來。竟棄了南岸營柵。只急得武公兵卒。走頭無路。只好漫散在山麓。清兵却張開兩翼。兜裏來一場好殺。巨炮一響。武公兵便排牆似倒下。這當兒。文聰早已得報。恐本營有失。不敢去救。只命架起大炮。轟轟打去。那知山高炮遠。那彈兒都越

江而去。清兵越法踴躍。少時一聲喊起。捉下武公。兵卒死傷殆盡。餘衆四潰。清帥趁勢。揮大隊直奪山徑。將所列梅花樁等。紛紛斫壞。守兵料難支持。便一面抵禦。一面護了文驄。要奪路下山。（想見文驄全沒擺佈。今之執袴專閫。又何多耶。）這裏清兵早買勇直上。頃刻守兵不支。墜山跳澗。死者無數。文驄料難幸脫。剛想向石壁撞去。忽的草間突起數把鈎鎗。登時鈎倒縛好。擁過一邊。大家擁清帥直入營來。所護輜重器械。不可勝計。可憐葛嫩絹製的人兒似的。那裏逃走。當時也被監起。這時光曙色已分。清帥便高坐帳內。先命帶過文驄。文驄公子某。這當兒也被擒護。父子昂然進帳。挺立不屈。清帥和顏欠身道。古之人傑。當識天命。我朝寬大。遇降人更厚。你父子時至今日。便作個新朝人傑也罷。文驄還未回言。公子已大罵起來。清帥大怒。卽命推出。剛離帳數步。只見數名武士。擁定武公。大踏步走來。後面婷婷嬈嬈。跟

定一個佳人。春山隱簇。面不改色。却是葛嫩。武公一路大叫道。龍友。千秋一刻。且莫錯過。兩下裏交臂而過。武公葛嫩。竟入帳來。分立左右。一時將弁眼光。不知怎的。都注到葛嫩臉上。將個閻羅王似的清帥。鐵青的面孔。也給弄轉來。只見他強勉強定神。（寫出銷魂盪魄光景）笑問道。你便是孫臨愛妾葛嫩麼。不必害怕。自有本帥主張。且近前來。問你話兒。說着探着身兒。瞪定眼兒。那副輕薄怪狀。好不可厭。武公大怒。就見葛嫩雙眉剔起。香頰上湧起紅霞。將牙兒挫得咯吱吱的。咬破舌尖。旋風也似搶近案前。一口血唾。醜的吐到清帥臉上。厲聲大罵。如雛鶯嬌囀一般。倒將清帥聽得心窩上痒痒的。（趣語）憑良心說。氣呢是不會有的。但是俗語說得好。賣甚麼。吆喝甚麼。既猴到這個主帥位子上。帳下兒郎。萬目所視。如何能不裝裝腔呢。只得忍着心疼。（又疼又痒。到好受用）略一揮手。武士白刃早上。登時將絕

代佳人。桃花血濺。汙泥中青蓮花。真真難得。武公一見。不由距踊大笑道。快活快活。孫三今日真個登仙了。一言未盡。白刃又到。與葛嫩携手去了。到弄得清帥。老大不自在。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入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且說清帥既奪九龍山。便全隊去攻衢州。王景亮等連日拒守。還指望劉孔昭援師到來。那知盼得眼紅。連鬼影兒也不見。那清帥諭降書。只管連連射入。江山知縣方宣。曉得事兒不妙。便封起印信。冠帶自縊而死。景亮與項鳴斯。還支持兩日。城破後。都不屈而死。清帥駐兵兩日。略爲安撫。便統軍殺向建寧而來。以爲鄭鴻遠駐兵仙霞關外。必有一場血戰。仍然分撥了前鋒後路。慎重進行。一路只見山原寂寥。鷄犬都絕。一派荒涼之狀。不堪寓目。望遠處。岩谷林麓陰密之處。一些烽燧旗幟的影兒也不見。心上一納罕。不由

吃驚暗想這一定是鄭鴻逵長於用兵。詭計多端。故意弄這樣兒。以息我師。因此越法申徹兵士。步步仔細起來。一日正行之間。前鋒探子來報道。鄭鴻逵聞得我師殺來。只嚇得丟盔卸甲。連日夜竄向浦城去了。清帥聽了方纔放下心來。暗地裏却喜壞了個阮大鍼。原來大鍼這人。狠有些趨時才具。既降清軍後。不消幾日。在營內鬼混得廝熟。他便以鄉導自命。時時在清帥跟前。畫些鬼八卦兒。清帥也不厭惡他。自馬士英被誅後。這狐兔之悲。是不消說。且惟恐或牽上自己。因此懾了幾日。這時光早又抖起歡翅兒。居然被清帥派在中軍。隨營自效。這當兒。聞得關門宕宕。料沒有廝殺事兒。一路上隨着大軍。好不威風有興。看看山光。玩玩水色。都覺得耳目一新。舒適異常。一日清軍已抵仙霞嶺。大鍼馬上望去。果然石壁巉聳。長嶺盤舒。雲氣飛揚。草木叢茂。端的好座雄關天險。再回首遠望。望那鄭鴻逵所遺的殘壘頽垣。還

隱隱入目。撫今感昔。不知怎的心坎兒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應有此理。阮鬚雖奸。然其人決非木石也。）這當兒。只見大軍浩浩。如長蛇一般在嶺上蠕蠕舒卷。旌旗隱約。或高或下。或陡出林梢。或忽沒深壑。角聲清厲。迴應空山。十分有致。（寫大軍山行如畫。）大鉞忽想起人生因緣所生法。實難預料。早知如此。當日何苦來拚命價去鬧。便是馬士英。挾了福王母妃等。撞來撞去。究竟怎樣。倒白白致福王母妃等。流離道路而死。（補筆完密）還不及我阮圓老。又交了這步好運。以後錦片似的前程。且有我圓老受用的哩。越思越得意。不由在馬上迷着眼兒。顛頭播腦。正這當兒。忽由馬前。黑柱也似捲起一股惡旋風。扶搖直上。到天半。碎訇怪響。登時化爲墨似的一片黑雲。只見雲裏金光亂閃。恍惚有戈馬馳聚之聲。那隆隆雷音。只管在大鉞頂上旋繞。大鉞驚極。一個倒栽葱。跌將下來。冠丟髮散。臥在青石上面。說

時遲。那時快。只聽儘力子一聲霹靂。紅光一曜。大鉞已血殷鼻口。僵死石上。頃刻天淨如洗。一絲兒雲氣也無。衆兵大驚。趕忙走報清帥。清帥親臨一看。只見大鉞兩手抱胸。蹣着一條腿兒。面目焦黯。血流及頷。兩眼白瞪着。似暝非暝。好不可怕。詫異一番。便命用破氈裹了。淺埋路旁。大軍一擁而去。從容過嶺。直抵浦城。鄭鴻逵却如小兒藏迷一般。早貓的聲跳到他處去了。只苦了巡撫上游四府的鄭爲虹。料難支持。便先期大開城門。放百姓出走。登時男女塞途。啼號踐踏。大家如掐頭蠅一般。紛紛亂撞。內中却有個小戶人家。只姑婦兩人。相倚度日。這家姓柳。婦名昭玉。生得靜婉柔麗。十分姿色。平日價事姑最孝。偏這風火當兒。這老太婆忽病將起來。昭玉一面服事。一面芳心如搗。只聞得街坊上人馬奔馳。呼號四徹。少時鄰家忽亂嚷道。快些逃命。今日開放城門了。便聽得一家兒。喚男呼女。中間還夾男子暴跳促走的聲。

音道。快些走罷。還檢弄物件作甚。說着一行人從他門前擁過。大叫道。柳奶奶。媳。怎還不快去。咱們隨大幫罷。昭玉聽了。恐婆婆嚇壞。只得忍淚搖搖手。眼看人家揚長去了。那地方上無頭光棍等。已有些在門首探頭探腦。說些恫嚇話兒。却兩只眼直勾勾瞅着昭玉。不想柳太婆。病人反耳聰。早聽得明明白白。思索一番。將昭玉喚到床前。滴淚道。前幾日你楓涇渡姨姨處。曾喚我們到他家避亂。他那裏在山凹內。到委實僻靜。只是我這般光景。那裏去得。說着滿臉生疼的一笑。便道。媳婦。你且到廚下。與我細細的作碗湯兒來。昭玉一時間不及思索。忙含淚答應。如命去作。偏偏雨後柴濕。竈下濕烟。薰得熱淚直淌。良久釜水方沸。不知怎的。只覺一陣陣心煩耳熱。方要下鹽豉等物。忽的心上一動。暗道不好。莫非婆婆特的支我。想甚麼短兒麼。不然爲甚。說起楓涇渡。這分明是指示我逃向那裏了。不由心搖手顫。忙放下

這裏三脚兩步跨進婆婆房中。叫聲苦不知高低。那柳太婆不知多早晚已懸梁自縊了。昭玉大哭一場。先慌忙解下。那外面亂民喊搶之聲。已如鼎沸一般。原來這時清軍已堪堪將到。大家拚命的時光。那裏尋人來掩護。昭玉無奈。只得就院內胡亂創個坎兒。將柳太婆用氈褥縛好。草草埋畢。已累得香汗如珠。通身無力。當不得殺聲已逼。只得泣拜一番。踉蹌奔出。雜入難民堆中。向前撞去。且喜且向東城。正是向楓涇渡的去路。少時擠到城圍。一望密雜雜都是男女。如幾重厚牆一般。喧呼踏踐。聲湧如雷。昭玉弱生生的鞋弓襪小。如浪裏浮萍似的。努力進一步。倒被人擁回好幾步。這一陣耽延。同來伴兒一個也不見。沒奈何。踉蹌出城。剛走及東關外堡邊。只見從斜空裏飛也似撞過一羣難民。後面只兩騎清兵。控絃揚刃追來。昭玉慌忙中藏入一片敗牆後面。前面一兵瞪着眼。追難民去了。後面那箇却早望見。趕近一

看只喜得兩手亂舞。跳下馬不由分說。挾起昭玉。一躍復上。將足兒一磕。蹬那馬潑刺刺跑去。那卒一面跑。一面端相昭容俏龐兒。忽的將馬一拾。趨向僻道。一面古井旁。將馬跼住。抱昭玉跳下。放在就地。先去張望繫馬的所在。昭玉昏沉中。却早定主意。趁這當兒。咬咬牙就地一滾。撲通聲跌落井內。那知是面枯井。只跌得發昏。那卒聞聲趕忙跑來。低頭一望。還隱隱綽綽的見昭玉跌坐在內。不由怒起。竟拈起弓矢。向井中瞎射一陣。可憐這孝烈佳人。登時隕命。後來這枯井忽的甘泉湧溢。酷旱不竭。每清晨水靜水面上必現個昭玉跌坐的像兒。愁眉恨黛。楚楚可憐。居人感他孝烈。便就這井旁。給他建了一片祠宇。這井兒便呼爲昭玉井。倒成了名勝古蹟。這且慢表。且說爲虹見百姓逃盡。便索性痛飲高歌。部下有些兵弁。隨他們性兒散去。清兵既到他。早冠帶登堂。巍然高坐。霎時被人執縛起來。竟大罵不屈而死。原來爲

虹字天玉。江都縣人。曾因事面折過鄭芝龍。與芝龍部下驍將施琅。甚是相契。是個極有氣節的男子哩。且說唐王聿鍵。自鄭鴻逵棄關退走後。只愁的終日淚痕洗面。明知羣下人心携貳。却也無法可施。一日大會朝臣。忽的命內監捧出一個篋兒。當衆開來。裏面却是二百餘封書札。唐王淚下道。孤賴諸卿擁戴。問關海隅。焦勞至今。不過上爲宗社。下爲百姓。諸卿初志。想亦正同。昨日關門邏騎。却陸續搜得朝端諸文武通敵款書。今都在此。孤甚不欲知此等人姓名。說罷命內侍取火焚掉道。諸卿不必疑慮。還是我君臣協力。共保初志罷。說罷不勝慨然。衆臣聽了。不由汗流浹背。其中忠正的。便慰籍唐王道。陛下且寬聖懷。那贛州何騰蛟。所奏接陛下幸贛一事。現已遣驍將郝永忠。（卽搖旗改名）啓行在途哩。唐王點點頭。正君臣相對默默。忽的仙霞關陷。並浦城警信。接連到來。唐王大驚。登時拂袖回宮。黃夜倉皇傳出。

諭示命兵部侍郎曹履泰並延平知府王士和留守此間。尅期出避敵鋒。百官聽了。好不忙碌。次日唐王在宮。諸般且置腦後。先飭掌典書籍的。將心愛的書史詩文等類。滿滿的裝了數十大簾。預備携行。突自望着其餘携不盡的。撫膺長歎。隨行百官。並扈衛等。亦各紛紛忙碌。那延平城中。徹夜價燈火不斷。人喧馬嘶。次日乘輿並曾妃宮眷等。緩緩起行。一路上還像個模樣。那知剛抵順昌。後面清兵跟追警報。已接連飛來。唐王大驚。只嫌那龍駛遲慢。選一匹駿馬乘上。加鞭便跑。一行人連夜奔走。數日方到汀州。草草駐駕。這當兒延平已經陷落。當外圍未合的當兒。知府王士和盡開城門。放百姓出走。慷慨泣下道。吾雖一月郡守。亦當與城存亡。父老子弟。快些逃命去罷。百姓等亦各號泣而出。清兵既入。已是座空城了。忙尋士和。却見他衣冠齊整。在署內自縊而死。這當兒清兵入閩的。還不止仙霞關一股。由福甯山谷間。

取道而來的。也都陸續會合。便忙忙撫定延平。直赴汀州。唐王方稍稍喘過氣。那清人兵馬。早飛臨城下。這汀州本無甚兵備。雖有些從官扈衛。那裏濟事。見風勢緊急。早紛紛逃散。獨有個給事中熊緯。率死士數百人。奮勇拒戰。不支而死。可憐唐王並曾妃等。已老老實實的成了個檻龍囚鳳。由軍士簇擁。直赴福州。原來這時福州已被他股清兵襲破。總兵姜正希。並巡撫楊文忠等。都不屈而死。屠殺之慘。潑水都赤。一時官民士女。血染草萊。膏塗原野。不必盡述。再說曾妃被監。由水路啓行。還是一身官裝。左右自有選來侍婢伺候。一名采秋。一名瑞素。都是民間女子。被清兵掠來的。曾妃素志已定。轉神氣安閒。收起淚痕。與他兩人言來語去。破破愁悶。兩人各述被掠之苦。方知他兩人都是鄭芝龍部下的家屬。當芝龍在福州留守時節。其子成功。却在海澄。儘力簡料兵實。真個有甲積十萬。粟支十年之勢。原來鄭氏累年聚

積盡在於此。其母倭女。也在成功署中。芝龍既已納款於清。成功不悅。父子往來書札甚多。時相齟齬。部下人大半曉得的。曾妃聽了。惟有歎息。見他兩人。甚是伶俐可愛。便摘下珠珥金環。分賞兩人。道。且將去作個紀念罷。兩人喜得叩謝不迭。越法殷勤服事。一日晨起。只聽得舟人喧呼卸帆。鬧成一片。嚷道。前面灘勢高峻。將到九瀧了。快些仔細。曾妃驚起。憑牕一望。只見白浪滾捲。亂石橫排。前面兩崖削森森對峙。高不可極。將那水勢束得跳珠瀉玉。聲如雷吼。因水勢至此。曲曲旋繞。恰是九折。所以叫作九瀧。那水面風兒迅勁。一陣陣吹來。吹得曾妃鬟雲撩亂。這當采秋在旁。便道。娘娘且躲開這裏罷。曾妃點點頭。一陣淒惶。強勉忍住。便道。采兒。且到後艙。與我取個錦半臂來。采秋應諾跑去。這裏曾妃望望江山。柔觴寸斷。不由淚如雨下。趁采秋不在。忙推開牕鍵。縱起香輿。向無情白浪中。翩然直下。只見浪花一捲。如洛浦。

神女一般。已浚波而去。采秋跑來。已是不及。監者忙飛稟主帥。大家讚異一番。只得罷了。後來舟客往來。每遇月明風靜。往往見空中風馬雲車。綵仗羅列。金輿中端坐着曾妃。霧鬢雲鬟。丰姿如故。或遇風波陡起。客舟將覆。必頃刻現像。垂手示拯。因此居人信感。於崖上建立廟宇。號曰曾母宮。歲時祭享。祈賽不絕。如後來閩中天妃林氏。一般靈應哩。可憐那唐王聿鍵。孤另另重返福州。舉目一望。那裏還有漢官威儀。不久便抑抑而卒。這且慢表。且說清兵既定全閩。各郡縣望風歸款。又分兵四出。徇下漳泉等處。這當兒鄭芝龍擁兵安平。却不慌不忙的。簡料士伍。膳好降表。預備派人資赴福州。隨後率衆恭聽安置。正在帳中。與幕佐等商量各事。只見成功。匆匆由海澄趕來。相見後。苦口勸諫。力陳自家兵力。足以有爲。芝龍聽得。只管搖頭。正這當兒。一員裨將。昂然進帳。生得虎頭猿臂。身長八尺。面如朗月。精神照人。大叫道。主

帥不必猶疑。公子也須識些時勢。螳臂當車。如何使得成功。怒目望去。却是芝龍驍將施琅。此人字尊侯。晉江人氏。少年從戎的時光。主帥大會募衆。東西肅列。只見那廣場中。却有一物。高可三四尺。用紅錦罩定。少時募衆。各就所長。紛紛試演。及至施琅試技。將衆人都驚攝的屏息吐舌。主帥大悅。立命將那物錦罩徹去。衆人一看。却是一座鐵鼎。重可千鈞。主帥下令道。有能力舉此鼎的。立有殊賞。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內中便有不自量的。拔步跑去。抓定鼎足。想要提起。却如蚩蚩撼大樹一般。漲得筋迸面赤。休想紋絲兒動得。只見施琅從容走去。揆開兩足。挺起腰脊。一個騎馬式立穩。宛如山岳。左臂揆定腰支。輕舒右手。扣定鼎足。只一撼。已偏着離地寸餘。趁勢一旋。單臂攬力。只見那鼎如仰盂兒一般。已高高舉起。便琅走廣場一週。然後置在原處。氣色安舒。行若無事。衆人方纔讚服神勇不已。後來唐王初立福州。施琅

英名素著。便授他左衝鋒之職。有一日提兵出行山谷。施琅垂鞭緩騎。却在後面山徑詰曲。越走越不對路。只見深林密菁。遮天蓋日。縱橫歧路。榛莽交錯。那一輪晴日。已漸漸向西矮去。正在駐馬徘徊的當兒。忽見深草內捲起一陣狂風。隨着一聲狂吼。跳出一支斑斕虎。剪起尾巴。將山石鞭得劈拍的響。却望定施琅。忽轉身一躍。彷彿引路兒一般。施琅奇氣勃發。那管好歹。竟將馬一拾。隨那虎前後厮趁着。灣灣曲曲。行了好久。方得大路。恰好前面騎隊。因不見施琅。又分頭尋回。遇個正着。遠遠的見那猛虎。只管在馬前跳躍。不由大驚。忙擁上去救。一排勁弩。先堪堪發來。施琅搖手叫道。快莫傷他。我若不是山君見導。如何得出。須下馬謝他纔是。說罷。跳下坐騎。剛要拱手。那虎早一個歡躍。去得遠了。施琅大笑。將衆人驚得如作夢一般。從此施琅。甚是有聲軍中。却被芝龍收置在部下。十分契重。言讎計復。當時成功大怒。

便想發作。忽一沉吟。轉笑道。此事關悉甚大。且慢慢商議。吾還想赴他處集兵。事務紛忙。將軍可持吾契箭。代吾一行。往還不過七日。吾便在此相待。說罷。辭過芝龍。借施琅轉到自己軍中。叮嚀一番。將契箭交付。命他單騎直赴某處。自有主事的。照囑行事。施琅那知就裏。忙上馬登程不表。成功見他已去。不由拍案恨歎道。不除此人。必梗吾事。便立選驍騎數十。囑咐一番。匆匆去了。不想這驍騎裏面。却有一軍校。與施琅甚爲相得。奉命之後。便暗暗籌好主意。將成功秘謀。細細書了一紙。縛在箭頭。密藏在壺內。一般價隨衆風也似趕來。且說施琅奔馳了一日餘。因軍情火速。只啖了些帶的糗脯。掬口山泉。潤潤喝喉。仍加鞭行去。這日行過一帶長嶺。勒馬遠望。忽聽後面有人大叫道。施琅那裏走。忙回頭望去。却是他相契的某軍校。只見他顏色倉皇。用弓稍向後一指。使個眼色。味的一箭射來。叫道。快仔細在意。說罷回馬便

跑。施琅向他來路一望。已隱隱見征塵坌起。情知有異。忙下馬拾箭。將縛的字兒一看。方知成功遣衆騎來殺他。這當兒天色將晚。不遑他計。忙上馬飛也似逃向前路。走了十餘里。偏那馬疲困已甚。一步一顛。只管搖搖欲倒起來。那後面火燎之光。已流星似趕來。施琅大驚。索性下馬來。張皇四顧。要找個藏躲所在。且喜道左石崖邊有一長洞。甚是寬闊。百忙中不暇細看。便連馬牽入。其中却甚黑暗。及至伏定。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向外一望。洞口邊空空洞洞。一些障幕也沒有。說到這裏。沒了結果。眼兒看官們必以爲黎山老母要顯聖了。那知不然。當時眨眨眼工夫。施琅忽見那洞口荆棘叢生。遮得嚴密密的。那數十騎驍卒。已風也似擁着火光。從洞口馳過。還聞得大家一面走。一面問某軍校道。你不是望見施琅。纔飛招我們。怎的却不見了呢。說着向前趕去。你說奇也不奇。如要劍起根來。著者不曾治過神學。不敢妄語。

只好向平江尋李次青先生。問個實在罷。（以上施琅各事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一書）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存正朔海隅大生聚

且說施琅幸免危難。不敢便回安平。只得藏到他處。暫候芝龍動靜。按下慢表。如今轉回筆。再說贛州方面。被清兵圍攻多日。幸得楊廷麟等多方拒守。若說諸路援兵。真個如賽會一般。左一起。右一股。紛紛四集。單是有名勁旅。已有四五支。如元吉部將汪起龍。雲南援將趙印選。還有大學士蘇觀生。並兩廣總督丁魁楚等。遣來之兵。每股至少。也有三千人。大家既集。都磨拳擦掌。價等待廝殺。一日廷麟等大會諸將。方在紛議。怎的拒戰。只見探子飛報。道中書舍人袁從鶚。率領新募沙兵三千。已屯城東牛角溝地面。請令定奪。廷麟大悅。便欲合力一戰。只見萬元吉昏頭搭腦。將兩手舉得高高的。彷彿

美人倦繡的樣子。儘力的打個呵欠。囁嚅道。你們烏亂的是甚麼。快些消沒聲的。倘若被敵人細作。探得我軍虛實。須不是要處。諸位將軍。且將息將息。再說罷。說罷。又連連呵欠。將身兒向椅背一靠。那眼皮上上下下。睫毛。只管要交媾起來。（語奇）大家覺得稀罕。便道。那麼依總督之意。怎樣纔戰呢。元吉。眙着眼道。你們真麻犯煞人。難道不曉得龔黎兩主事。招集的水師。就要來了麼。一將冷笑道。水師呢。固仗聲勢。但也不可盡恃。末將聞得那水師之帥。姓羅名明受。本是個海洋大盜。虎狼也似的。從來不受人指揮。今龔黎如奉神明一般。用重金啗得他來。恐未必便得其用哩。（因思革命以還。以金錢運動軍隊。究竟誰能得其用。徒使軍紀大壞。爲害至今。蓋以利相合。利盡則離。自然之理勢也。）元吉猶疑良久道。那麼過兩日再說罷。諸將沒法。出得帳來。太息各散。原來元吉這人。久泄戎行。狠是精敏機斷。從前歷佐各帥。

之幕。凡有策畫。咸中機宜。自失吉安之後。不知怎的。竟變了一個人。每登城拒守。一些調遣。也說不出。只憑着人撥弄到城上。一屁股坐下。昏昏欲睡。對左右將吏。半天掙不出一句話。最奇怪的。是城外隔江一帶。清營棋布。由你旌旗鼓角。鬧得喧天動地。他望去。只伸眉一笑。道：「好了好了。他們多早晚拔隊去了。怎的空宕宕不見一人。左右都匿笑不止。又每邊兵民等來自敵營。或探得些虛實。好心盛意。前來報告。他便大怒道：「你這廝長他人氣勢。滅自己威風。特來搖惑軍心。一定是敵人買來的好諜。不容分說。等時喝命斬掉。當時諸將散後。只得且爲觀望。那清營中早探知水師已到某處。便乘夜提兵迎去。就江干截堵。兩下裏搖旗吶喊。便演了齣水戰楊么大鬧洞庭湖。清兵奮勇縱擊。紛登敵舟。趁着風勢飛揚。放起火來。光照數里。共焚燬巨艦八十餘隻。水師死傷不計其數。許多的火藥軍械。都被清人笑納下來。羅明受

只落得焦頭爛額。從亂軍中逃得去了。警報傳來。元吉還沒作理會。忽聽得城內外喊聲大舉。那兩廣雲南兩股援兵。已一路搶劫紛紛四潰。其餘各營也便搖動。只管陸續引去。主將只好白瞪着兩眼。正這當兒。那汀州失陷警報。又火速傳來。越法人心大亂。便是這干守兵。連月價死掙活拽。到這當兒。已是十分崖兒了。怎當得清兵晝夜攻打。廷麟等率各將弁。都數日目不交睫。這夜清兵暗隨鄉導。爬上城去。喊殺如雷。守兵還竭力血戰。持至黎明時分。參將陳烈親手點炮。要向城下大隊清兵打去。那知炮的火門。也會作怪。憑你怎樣燃動。他只哧哧的怪響。火星四爆。放不開去。陳烈性起。一躍跨在炮上。儘力子一熬藥線。只聽震天一聲響。鐵血紛飛。殘肢交舞。反連雉堞城垣。炸塌數十丈。清兵趁勢蜂擁而入。登時全城鼎沸。喊殺連天。元吉親衛人等。便擁護元吉。搶出城來。元吉在馬上。掩面痛哭。大叫道。使闔城生靈。都遭

塗炭。皆我萬元吉之罪。汝等雖不棄我。我亦何顏苟活。說罷將馬極力幾鞭。跑到江岸。便如檀溪躍馬一般。直向驚濤駭浪中。倉皇投下。那知人非皇叔。馬異的盧。只見高浪一捲。早人仰馬翻。順流而下。這裏楊廷麟也便由亂軍中。撞到城西錦香湖畔。投水而死。其餘死節之士。如郭維經自焚於嵯峨寺。姚允奇自縊於文廟。凡數十人。不必細表。一時文武奔散。所在皆是。只得窺探觀望。另圖擁戴。便是福州敗散之衆。也都一個個潛伺機會。這且慢表。且說鄭成功遣人截殺施琅。等得驍騎回報。方知不曾搜着。還以爲他已赴某處。便忙遣人知會某處主事的。命他縛下施琅。那知某處主事的。何曾見施琅的影兒。知被他覺得逃去了。不由仰天歎道。事不密則害成。吾遺一患於中原矣。正在懊喪。只見海澄成功府中。兩名家將。飛奔而入。大叫主帥不好了。海澄守將黃梧。潛通清人。獻城歸款。將歷年所存軍資器械。儘數兒掠得。

去了。功成聽了。更不驚惶。笑道。這不打緊。我們總有個依據的地方。忽又急問道。那麼太夫人。怎樣呢。家將那臉登時漲得飛紅。又不好說甚麼。便大哭着。叩起頭來。成功稍稍悟過。只氣得一躍數尺。暈絕於地。左右扶喚良久。方醒。戟手北向。大罵不止。登時風火般。率所部趕回海澄。只見城郭殘毀。死傷滿道。幸得清兵已殺向別處。成功不暇細看。先慌忙撞入自己府中。只見諸門洞開。瓦礫遍地。甚麼雕梁畫棟。綺閣文疏。都成了一榻糊塗。成功氣急敗壞的。撞入內室。向鈿榻上一望。不由目眇盡裂。拔劍斫柱道。北虜北虜。吾與汝不共日月了。原來他母倭女。還白羊似的。赤條精光。臥在那裏。牝戶邊精穢流溢。直將肚腹。漲得如氣蝦蟆一般。面紅如烘。嚙齒微笑。不知多早晚。被若干清兵。擺布煞了。當時成功痛哭一場。忙着檢料衣衾。且爲棺殮。只是這膨脝肚兒。無法可施。後來還是幕中有個倭醫。用他的手法兒。在倭女腹中。

排出許多積精。方纔入得棺木。這便是當時所謂王者之師的漂亮行爲。所以成功恨入骨髓。後來占據台灣。累次的沿海侵掠。歷傳三世。六十餘年間。爲患不息。至其孫克塽。方纔被清朝鎮海侯施琅所滅。此是後話不表。如今且說陝西膚施縣柳樹澗村中。當年那個林先生（千里來龍。遙遙迴應。是大章法）自與劉住兒一席話後。不多幾日。住兒仍然赴北京。當他的長隨。每過個三四年。便到家望望。必要尋林先生談些時局新聞。林先生雖是村居。那城中也有些學中朋友。常通音問。因此累年許多的世事變遷。林先生都裝在肚內。這當兒已是大清順治三年。冬十一月。林先生年紀越老。依然精神矍鑠。這日午後飯罷。那暖烘烘的一輪晴日。十分可愛。林先生拽杖出來。到門首望望。只見三四個村童。穿的厚墩墩綿衣褲。脚下鞋子也都嶄新。笑吟吟走來。見了林先生。都忸忸怩怩的站住。那小些的。早一個蜜指頭。伸

在口裏歪着總角兒。別轉頭去。林先生笑道：你們敢是散冬學了。（寫村童如繪）怎的這樣早。還不到腊八哩。內中一個笑道：不是的哩。便是咱村中劉住叔家娶兒媳婦。我們都是去賀喜的。林先生詫異道：怎的我不曉得。敢是他又回家了。那童子道：聽說他纔到家不多日哩。林先生道：既如此。咱們同去罷。便讓諸童進來。自己到屋內。施翻一陣。找出件新米色直襪。穿在身上。晃晃蕩蕩的。多年價一雙烏靴。顏色都褪的白蛤眼似的。又尋出一頂半新不舊的頭巾。便一一札裹起來。衆童子等的不耐煩。在院中揪揪扯扯。頑皮成一塊。少時忽聽的咯咯的一聲嗽。林先生徐步而出。衆童望去。活脫似土地公公一般。不由作起鬼臉。互相匿笑。林先生正色道：快些去來。說着與衆童直赴劉住那裏。只見村衆們高高矮矮。業已擠滿一屋。無非是張大叔李二伯之類。這當兒有幾位幫忙的。穿梭價飛跑。不住嘴的東噪西吵。接應

賀客見林先生入來。立刻換出一副必恭至敬的顏色。忙讓入靜室內。烹上茗來。剛要坐下陪話。那屁股尖兒還未曾沾椅。忽聽外面呼喚。忙的答應不迭。一口滾茶攢着眉咽下。早飛也似去了。林先生候了一霎。忽聞聽外笑嚷道。阿晴可了不得。我到家忙得發昏。還不會去。望望伯伯。到累伯伯老遠的走來。說着掀簾走入。唱個大喏。正是劉住兒。林先生望去。他也蒼老了許多。概着短髻。穿一件窄袖袍兒。辮髮長拖。靴聲禿禿。居然是新朝制度。林先生不暇他語。先跼起身。拍着他肩膀。大聲道。呵。現在北京想都是這樣衣服了。劉住道。那還用說麼。無論那裏。還敢攜個扣兒麼。若要這樣。除非到兩廣去哩。林先生笑着。將方巾一脫。道。我到好了。禿子作和尚。將就材料。到贖了不剪髮。抗新功令。劉住望去。撫掌大笑。原來林先生老的一根毛兒也沒有。亮澄澄頭頂。便如壽星老一般。當時兩人相讓歸坐。談了數語。大家賀喜。

後便酒筵排列。賓主酬酢。鬧過一陣。村衆便陸續散去。劉住仍讓林先生至靜室內細談起來。林先生歎息撫首道。刻下這物兒。狠是累人。左近州郡中。頗有爲保全明制。棄家爲僧。含糊過去。還有逃至深山窮谷。又被搜將出來。殺掉的哩。你方纔說甚麼兩廣。想是邸報中所載的。有明遺臣。復又擁立甚麼桂王由榔。在肇慶建號正位的。那件事兒了。聞得內中有個大臣。瞿式耜。甚是了得。不知能支持殘局不能哩。劉住道。正是哩。現在還有個大人物。便是鄭芝龍之子。成功。芝龍呢。已率衆北上。賜第京都。好不輝煌壯麗。有一日我上東城。走到城洞內。忽見兩個貴家豔姬。僕婢如雲。從城洞內觀音寺出來。伯伯。你道城洞內怎麼又修觀音寺呢。却是那年崇禎聖上。忽聞得洪承疇。遼陽死節。深信不疑。因北京正陽門城洞內。有座關壯繆的廟。靈赫異常。便飭人在東城洞內。與承疇建一座祠。預備祀入其中。好與壯繆齊烈的意。

思後來既大掃其興，便改爲觀音寺。其中神籤也非常靈應。這兩個貴家姬也是討籤出來。我問問別人，方知是芝龍愛妾。左右那天，我沒甚事，便跟在後面。到他府前一望，那番闊綽氣概，就不用題了。但是成功這人，却與其父大不相同。自芝龍從安平奉表降清，不多時便率衆北來。聽說他部下有一驍將施琅，還險些兒不會被成功殺掉。這時也一同北來了。（補筆）只有成功，却慷慨誓衆，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部，駕起長帆大艦，鼓行入海，乘風而去。將來只怕還作出些事業，也未可知哩。說到這裏，只聽得門外麥場中，兒童喧笑，又聽得蓬蓬的鼓兒響了幾下，却是個負喧盲翁正在作場。演說評話，却說的是琵琶記的故事。只聽他先句斟字酌的，道了一首開場詩。道：斜陽古道趙家莊，負暖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林先生聽到此間，大笑點起道：我們談了半日，都是些人家的眼前是非。那

身後是非。只好留待後來的窮愁才士。對着一穗秋燈。禿却幾枝湘管。慢慢的替他們紀事罷。說罷辭別主人。蹣跚而去。（去路悠然。有江上峯青之致。）全書二十餘萬言。洋洋灑灑。一氣寫來。如魯公一筆書。大氣包舉。而其中筋脉關鍵。仍復細鍼密縷。敷彩設色。異常精妙。至於詞彩之雋永。敘事之活跳。尤其餘事。歷史小說。醇醞言趣味。至此不多見之作也。

明末痛史演義終